

鐵獄
端先譯

3. 15

釘 洋文作

沈端先就是现在江极一时的
的急行，他的译文集子就有
多种。这个集子内的几篇选译
色情味较浓厚，可是人情味
也很浓厚，且是一个色情和
别的态度，是这定有着较浓厚
的宗教气息和繁文缛礼的无向
性，男人捕猴，女人卖婚，修
志则多思轻女，伊园：男舞女
的虐由付了完，殊不述彼扶桑
同多矣！急行先生有一个选编有
《八德》的「卒太」乎？



3 2173 9901 7

MG
I313.15
7

目 次

地獄 ^{2.} <small>小受齋的時代</small>	1—64
晚上的水車	1—22
女	1—9
被殺了的火鷄 ^{3.} <small>小受齋的時代</small>	1—76
夢	1—23

地 獄

—

河水完全乾了，一點水也不剩地都被燃燒着的天空吸去了。

隨處都是大的岩石，這正像在呻吟着的野獸，在這些野獸的周圍，都是火一般的小石。

樹木變成黃色，變成赤色，變成黑色了，牠們也在惡鬥着，這是很明白的，牠們都想將自己的枝葉，躲到別株樹的樹蔭下去，因為牠們都是一瞬間也好的地想要避過這可怕的太陽

。

這真是奇怪的眺望！我們可以從人道上看到這種眺望，但是，我們不能長時間的正視，不僅我們會得昏倒，這種景象也會像幻像一般的從我們的誠中消去。

從到了梅雨期以來，一滴雨也不會下過，燃着一般的晴天，每日地繼續着。

『明天或許會下雨吧』的農人們願望，過了十幾天也不能達到。苗漸漸的萎了。農人們咀咒着火一般的太陽，一面將河水運到稻田裏去。

。

河水已經很淺，所以不能用水車了。他們非用自己的氣力去搬水不可。婦女孩子老人都忙着運水，一切的水桶都拿出來了。

但是，這些呆笨的努力，完全無效。不到三天，他們多已倦了。他們祇能以絕望的眼光，看着漸漸死去的稻苗。

這樣地束着手傍觀了瀕死的稻苗一日的農人們，到了第二天又從河裏運水了，即使全部

的苗不能保全，他們也是希望能夠保全一小部分的。

裸了體的男男女女都齊集在河邊，用桶汲了水放在牛或者馬的背上，運到田裏去。

人和家畜都是汗水交流地在直射的火一般的陽光之下，帶喘地走上了川邊的斜面。

『這畜生！也偷懶！』這種熱狂了的狠毒的罵牛馬的聲音，震動了沒有水分的笨重的空氣。農人們的神經漸漸銳敏，漸漸暴燥。

河水乾了。農人們因為爭着汲取凹地的水，就開始了拚命般的爭鬪。退伍兵的助治因為自己的兒子，被人用水桶打開了頭，所以拿出了上了銹的刺刀來追趕茂吉的女人。老頭子多助因為去拆勸，在肩膀上被斬了一下。女人和女人裸着體扭住了打。因為是女人，所以她們的打架更顯得滑稽而悲慘。抓住頭髮亂拖，在腿上亂咬，到後來扭做一團地滾進河裏。傍人也不去阻止，好像在說這是好看的事情一般地茫然地觀望着。

爭鬧並不繼續到第二天，因為即使要爭鬧也已經沒有水了。他們完全陷於絕望。

『不准將井裏的水去澆田！』到了第二天，這句話在村裏傳遍了。假使將井水澆田，他們是不能生存的。

住着一百五十幾個住民的A村，一共有八口井。但是其中二口屬於酒田家的，百姓們不能使用，二口浮着油不能飲用，所以一百多人多非靠這四口井不可，看着苗死，固然不忍，但是自己的性命，終是比苗要緊。不必說，用很少的井水去澆田，當然是毫沒效果的。

散處在A村各處的田合併起來，共有三十七町步多，這全部都是酒田家所有的。此外酒田家在郡內還有一百二十餘町的田地，溫泉的權利，也是他一人所有。本來，溫泉的權利是屬於A村的，後來因為酒田拿出一萬三千塊錢建築小學校，捐給村裏，所以交換地將溫泉的權利送給了他。

『到了明天或許會下雨的。』

百姓們每晚都是反覆着這種拗執的希望而上床去睡但是因為焦慮，所以他們都不能睡着。他們在不到一點鐘之內就醒了轉來。

『喂！』男的叫他的妻子，

『屢！』女的應着。

於是他們就是這樣裸着體起來，穿着草鞋出去，他們是很知道的，但是他們因為抱着某種希望，所以出去看一看三方面的山。

山上一片雲都沒有，祇有金屬一般的星，好像被熱度鼓動了一般的燦爛地照着。

晚風吹過枝葉，吹繞着他們的裸體。

『男人！』女的用悲傷聲音叫着，將身體靠在男子的手上，他們這樣抱住了哭。

『ㄨㄨ』像遠雷一般的響聲從地底下起來，這是噴出熱水來的溫泉的聲音，他們以寂寞的心胸聽着。

『這種熱湯假便是水，……』

他們的眼睛向着那方，這是何等凄慘的壯觀！遠遠地，離開一里多路的東方山上，漂渺

地繞做渦卷的蒸氣，像白烟一般上升。這是地上最莊嚴華麗的咀咒！

一切的農人，一切的夫婦，都非這樣地望着晚上的天空而哭泣不可了！他們一晚上起來三次，以「或許會下雨」的空虛的願望，眺望着夜間的天空。

田裏生了龜裂，張開了五分光景的巨口，好像是在呻吟着說『要水』的樣子，苗好像都已死了，百姓的絕望到了極度，於是他們想起了一年之內祇在祭典時候應用一次的菩薩。

二

不下雨之後第十九天（這一日是六月二十七日）A村最重要的九個農民，會齊在平吉的家裏。（在這個村裏，村會議員是酒田老爺指名選出的酒田家的下人，差不多完全是耄碌的老年人，所以村坊上重要的事件，都由九名的委員討論。村民們對於這種事情毫不懷疑。在這九名之中混着三名村會議員。）

平吉的屋子是在A村北端嫁菜橋的傍邊，

是一家正面豎着八根大柱子的很大的房屋。這些柱子都是髹得墨黑，各處的牆壁上都已經頹壞，曉得以前的盛況的，老年人們，每逢走過這裏，總是嘆息說：

『不論怎樣大的房子，總是敵不過女人的細腕的。』

在約定時間七點鐘之前，五個農民，都擺着陰暗的臉色，坐在朝着天井的平台上，他們是在等未到的人們。

他們到了平吉家裏之後，多少地在心裏覺得輕鬆了一下，這是因為走進了打掃得很清潔瀟灑的屋子裏而且接觸了平吉的女人的清艷的容貌和周到的招待的原故。她和平時一樣地很嫵媚地笑着，說些很輕微的笑話，給大家倒茶，還切了些不很好吃的羊羹出來。

不論怎樣不高興的時候，漂亮女人的笑臉，還是一樣的可愛，在平台上盤腳坐着吃烟的助吉這樣的想。

『有這樣好看的女人做妻子的平吉，真是

幸福，』有一個農夫這樣的想。『管什麼浪費家財，祇要能夠換到漂亮的女人！』

『她的眼睛真好，她是用這一雙眼睛去迷人的。』

『她假使貞節，那是平吉真是村上最幸福的人了！』

他們平日對於平吉的女人的非難，這時候完全忘却，各人想各人的心思，他們看着別人的漂亮妻子，不斷地想出他們所最歡喜的淫猥的空想。所以，雖則是暫時，也好像能夠卸去了長期間的重担子一樣。

『噴火口的水蒸氣怪紅呢，』這時候，從外面聽到了勘兵衛的破喉嚨的聲音，『那些熱湯假使是水，我們便要得這樣的受罪了。』

『對啊！』在破了的研鉢裏做了蚊烟香從土間(不舖地板的屋子)走上來的平吉，聽到了老年人的聲音，就大聲的答應。

『勘兵衛先生，大家都在等呢！』

『噢，我去邀了松藏和三四郎，所以遲了

一點。』

矮矮的勘兵衛和兩個農夫，以陰暗的臉色說着『晚了』，走了進來。

『勘兵衛先生請上來！』平吉的女人用優婉而像慰勞一般的口調說。

『大姐！晚了。』

三個一齊走上了平台。

『勘兵衛先生，噴火口這樣的紅嗎？』

『火紅！因為火熱的太陽菩薩照着的原故。』

『從河水聲音沒有之後，噴火口的聲音好像愈利害了。』

『可怕得很。』

『那些假使是水，』

『可不是嗎。』

九個農夫跟着平吉走進了客間，大家盤坐成一個環形，方纔輕鬆了些的心裏，此刻又非回復了沈重的原狀不可了。他們變成非常的緊張。

好一回誰都不說話，從前的會合，總是先將雜事和女人的說話做一個序曲，而慢慢地轉到本題，這一次的人心却沒有這種餘裕了。他們像煩惱一般，像疲勞一般，有的垂着頭，有的茫然的望着別處。

『求求雨看怎樣？』

突然，勘兵衛睜着他的那雙大而有光的眼睛，開口說。同時，他以外的三個老年人，好像安了心一般的抬起頭來看着勘兵衛，看了之後，又像打探年青人的心思一般的迴看了一遍。

住在河的下流的孫助，無氣力地張閉着他的細眼，照例的用右手摸了一摸額角，發出了近於同意的說話：

『真的。』

『平吉君雖則不知道，』勘兵衛向着平吉說，『二十年之前，(稍為息了一息)不錯，那時候你大約是十歲光景吧，那一年也和今年一樣的旱災，後來幸虧得求雨，所以到了第六天下

了大雨，現在時勢改變了，求雨而已經不很通行，但是到了這種地步，是除出求雨沒有別的法子了。』

大家又沉默了一會；這時候平吉的女人換了白色的浴衣，兩手都拿着扇子，在她男人的身邊坐定之後，將她那雙美麗的騷眼，向四周看了一轉，於是用兩把扇子替他們打扇。

『什麼求雨，是沒有用處的，』平吉恐怕老年人們生氣，所以用很輕的說話來否定，『做這些事情，現在死了的苗是不會活轉來的。』

年輕的人們都以堅決的表情，對平吉表示贊同，尤其是退伍軍人的助治，好像非常興奮一般，在大腿上掐着拳頭，嘴唇掬動得好像要發言一樣。平吉的女人看了年輕人的態度，好像安了心一般的從新將差不多都要忘了的扇子用力的扇動起來。

『苗還不會死呢！』勘兵衛用溫和的話回答，『看去好像死了，但是還有五天可保呢，祇要五天之內下雨。』

不錯啊，五四郎用怪響的聲音，表示同意。

○

『但是，假使不下雨，那麼怎樣辦呢？勘兵衛先生！』

『呀。』

『求雨是求雨，在求雨之外，我們還有更要緊的事情呢，更要緊的事情我們非拚命去做不可！』這時候助治已經忍耐不住，完全用爭鬪的口氣說。

『咳，助治君不要這樣，』平吉張着眼睛阻止他，『一切請你信任我，非照順序商議不行的。』

『但是，……』

『啊，好啦，好啦。』

『照我想來，我們非去要求酒田老爺不行了。』

『不錯，對呀！』年輕人的眼光明亮起來。

『怎樣去要求呢？』勘兵衛皺着眉頭，將他覆在眼睛上面的白眉毛動了一下。

『第一要將租米減輕，第二假使一點收成都沒有的時候，要他將一倉的米捐給村裏。』

『這種……這種沒道理的事情，怎樣好去要求呢？』勘兵衛訥訥地阻止他。

『什麼叫做沒道理？』助吉將城裏話和鄉下話混在一起說，『他不是堆着五倉的米嗎？日本全國都是旱災，米價一天一天的高漲起來，酒田老爺是睡着也可以賺錢了。他賺了十多倍的錢，將一倉的米捐給村裏，也不算一回事呀。』

『但是，這種總是無理的事呢，助吉君！』

『助吉君，你慢一慢！』平吉又阻止了助吉的憤怒，『像你一樣的發脾氣，是什麼都商量不好的。』

『但是，你們以為那個酒田對於我們的村莊做了些什麼事情呀？將村莊的溫泉權利偷去，就是這位酒田老爺！他有這許多財產，都是靠我們租戶的。他現在在做些什麼？他不是儘在買舞妓嗎？嫖了幾百個的舞妓……』

『不錯！』顏色蒼白而眼睛有光的友治，攙着嘴唇訥訥地說：『在青森因為嫖舞妓被警察抓去，這是在東京的報紙上看見的。』

『友治……』勘兵衛的眼光非常銳厲。

『你因為在高等(指高等小學)畢了業，有了學問，所以說這些說話，但是你假使想想你死了的父親受過酒田的好處，那是你不能說這種說話的。』

『父親是父親，是我！』友治將厚的嘴唇癢癢般的動着說。

『我最不懂的是什麼這些土地——郡內的土地完全是酒田的？這樁事情我真不懂。』

『有學問的你，連這種事情多不懂嗎？』

『我不懂，酒田的祖先總不是帶着金錢田地生出來的。不論怎樣能幹，他一個人總抵不過全村的人吧，那麼為什麼他一個人有了這許多田而我們一點都沒有呢？我都不懂！』

『大概他會變戲法吧！』松藏嘲笑說。

『戲法？……』老輩人面面相覷。

『酒田老爺召集了許多妓女，他是常常裝變戲法的模樣的。』

『戲法我是不曉得，但是大納言（古時大官名，酒田的綽號）的「章魚舞」却是很有名聲的。哈哈……』孫助這樣說着，突然發出不調和的大笑。他說的時候，還將兩手舉起來裝出舞蹈的樣子，這種態度非常滑稽，所以連在生氣的佃戶們也笑了出來，尤以平吉的女人的笑聲，更加快活而響亮。

三

不久，一種消去這種笑聲的沉默又照了下來，他們都將坐着的腳盤一盤好，在他們的心裏都感到了一種壓迫。

『吃一點酒吧！』女人爲着要柔和他們的心境，這樣的說了，但是她的說話毫無有效果，平吉的眼睛將妻子凝視了一下，暫時一個人都不開口。

『這件事情還是要再想想過呢！』勘兵衛很注意地想要就此收拾年輕人的提議，『總而言

之，酒田老爺是村莊的恩人，捐錢建築這樣好的學校的是酒田老爺，替我們造橋，修路的都是他，現在將他當做仇人，不是太過分嗎？』

『那是勘兵衛君，你的說話很不對呢，』平吉儘可能的用冷靜的態度來應付；『嘴裏不斷的說什麼學校學校，那不是和村莊的溫泉權利調換的嗎？酒田造了溫泉場，已經不曉得賺了多少錢了，他拿出五萬十萬的錢來，你們村會議員便扁扁服服地受了他的騙了，這樣說你們還有說話可以辯嗎？他在本村上造溫泉場，那還可以說得過去，他想出了很好的口實，說什麼村莊上造了浴場，風俗要變壞，所以故意造到T村去，讓他一個人賺錢，嘴裏說風儀風儀，自己祇是嫖舞妓，還有什麼風俗不風俗呢？』

『世界這般小啊。』

『對啦！』

『此外，譬如道路橋梁，錢並不從他自己袋裏拿出來，那些不都是那廳和縣廳的錢嗎？自做主意的任命村會議員，將村裏的事情一把

抓住，對於這種人我們還不是應該這樣對付嗎？』

這樣說着，平吉望了老年人一眼，但是一個人也和他反抗。

『但是，這種事情現在都不妨不管，最重要的先決問題，是旱災這樣繼續下去，等到一粒米的收成都沒有的時候，我們應該怎樣辦？村裏的人沒得飯吃，怎樣辦？酒田因為米價抬高賺了幾十倍的錢，捐一庫的米給村裏，也沒有什麼要緊吧。』

『平吉君！假使因為這種事情而他搬到別的村莊去住，那不是更為難嗎！』一句話都不曾說過的忠助，這時候好像很擔憂地說。

『要搬，那麼儘搬就是了！』助吉像吐出來一般的怒號着，『假使我們不做，一切佃戶大家不做，那是他不論有多少田，也不會結一粒穀的。』

他祇要帶了藝妓去耕田就是了，友治很刻毒地譏諷。

『沒有這種道理的，』勘兵衛很性急的罵他

○

『總而言之，現在要和他去交涉，將租米從三俵半減到三俵，假使到那時候，非捐一庫米不可。』

『不錯，我也去。』松治郎應着。

『不行，向大恩人酒田老爺對抗，一定會有報應的，我看還是求雨好。』

『求雨有什麼用處？』

『用多數表決來決定吧！』平吉用堅決的語調說，『你們要求雨，求一求也不妨，不過我們讓了步，勘兵衛先生們也非讓步不行呀。』

『那麼沒有法子，問一問彌左衛門先生吧。』大家的眼光都注射到靠壁坐着的彌左衛門身上去。

彌左衛門起初就不說話，因為他是啞子，但是他自己雖不能說，對於人家的談話却能夠聽見。——與其說能夠聽見，不如說是他能夠直接從人家心裏感覺一切的人。

他已經差不多五十歲了，膚色很黑，是一個眼睛很和善而瘦小的人一看他的樣子，就可以知道他現在是已經不在種田的了。

他年輕的時候，曾到城裏去學做繪畫，當時，他的父親，酒田，及平吉的父親，並稱村上的富人，所以他父親容納了不具的他的希望，想使他做個畫師。但是不到兩年，他因為生病，所以仍舊回到了家裏，後來就在家裏做做輕便的稻草工作，或者管管鷄，這樣的和他弟弟一同過活。他的家裏已經窮得不堪了。

每逢村裏有重大的會議，彌左衛門總是參加，但是他一句說話都沒有，不過是聽聽人家的討論和決議而已。有時候，他甚至於連口都不開，但是村莊裏的人多尊敬他的人格，以為沒有他參加，什麼重大的事情都不能決定的。

『彌左衛門君！你以為怎樣？』平吉這樣的問，他的女人將硯箱和紙頭拿到他的前面。

女人將筆交給他，但是他搖搖頭好像說不要這種東西一般的按住了她的白而且胖的手，

他向着平吉叫道：

『嘩！嘩嘩。』

這是很明白的事情，年輕的都很得意的看着老年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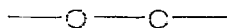
『還是寫一寫好，』勘兵衛很頹喪地說，平吉拿了筆交給彌左衛門。

『聽從平吉去辦。』彌左衛門以很好的筆蹟寫了。

『那麼爲顧全老輩人的面子，從明天起求雨，勘兵衛君沒有說話了吧！』

『沒有法子的，』勘兵衛的瘦小的臉孔，好像愈小愈暗了。

規定了求雨七天，在第三天去和酒田交涉。於是拿出了密造的濁酒，關於求雨的準備，巫女的選定，和酒田去交涉的委員，以及其他細小事件，都在飲酒的時候——的決定。



求雨的通告，在這天晚上傳遍了全村，這是百姓們的一點救星，村裏立刻熱鬧起來。很

高興地趕家畜的男子的聲音，許久不會有的女人笑聲，和狗的吠聲混在一起，村莊裏忽然活動起來。

九個巫女，決定了每個委員家裏派出一個，妻子，女兒都好，祇有母親的友治，決定了借鄰家松治郎的女人來擔任。

祭奉八幡神的小神社，打掃得非常乾淨，境內的樹上都掛了白紙，很污了的天幕也張了起來。

狂人般的太陽下了山，澄清而淡紅的黃昏顏色從山下籠相了村莊的時候，村裏的婦女孩子們都陸陸續續的跑到嫁菜橋來，參觀求雨的行列。

『到了明天，便會下雨呢。』

『那要明天，今晚上便下。』

『那個使牠下雨呢？』

『菩薩啊！』

『菩薩有一個雨袋袋的，是嗎？』

『不對，從天上的河裏落下來的。』

『不是天河，是葫蘆呢！』

男女的小孩子們各自逞着他們對於求雨的空想，七張八嘴的說着。

『走開，走開，』很矮的勘兵衛露出了肩膀，頭上包着手巾，很起勁的跑來。

『那是勘兵衛老頭兒，勘兵衛老頭兒。』孩子們噪着，『行列就要來了。』

勘兵衛走進平吉家裏之後不到五分鐘，八個穿白衣服而腰裏縛草繩的青年走了出來。

四個人抬着兩口中元節時候用的大鼓，其他四個拿着柳枝去打；孩子們像出會一般的高興，大家呼喊起來。

行列出發了，前面是敲鼓的八個青年，其次是九個巫女，後面跟着村裏的老幼男女，孩子們在兩旁不斷的鼓噪。

九個巫女分別穿着白、紅、綠的衣裳，頭髮披了下來，用一根很細的稻草束了，衣裳很短祇能穿到膝部，膝部以下便露出了白色的脛肉，她們都赤腳穿着草鞋。

『那裏這個女人最好？』初小五年生以頑皮出名的辰藏，張着他一邊已經瞎了的白眼，大聲叫着。

『那是要算勘兵衛的大女兒了！』生得很矮而一天到晚流着黃膿鼻涕的松四郎用怒聲呼號。

『不對，平吉的老婆呢，紅的衣裳真合式呢。』

『紅的衣裳真合式呢！』這種說話太滑稽了，所以佃戶們都好像忘記了昨天以前的苦惱一般的一齊笑了出來。九個巫女自己也都笑了，平吉的女人看了一眼在旁邊鼓噪的辰藏，用她充滿了媚態的眼色去罵他。她的那雙稍稍混濁而很大的眼睛，非常的能夠引起人們的淫慾，她的眼睛立刻好像在對人們說話，總之，這並不是看東西的眼睛，而是說話的，——說出人們心底裏潛伏着的心事的眼睛。

她的頭髮很黑，但是並不很艷，她並不很整齊地梳頭，常常把頭髮鬆着，好像已經兩三

天不梳的樣子。這種頭髮不僅適合於她的趣味，而且使她更顯出美麗。在她臉上最好看的，是她的紅唇，她的嘴唇好像是專為男人接吻而生就的一般漂亮。不論你怎樣聰明的男子，祇要對她的嘴唇凝視一分鐘，那便立刻會中她的策術的。

孩子們的觀察完全不錯，在九個巫女之中，最漂亮的的確是勒兵衛的女兒和平吉的妻子。（關於可愛的勒兵衛的女兒，在將來有機會的時候再說。）

她穿着紅色的衣裳，這是和她的身體最為適合的了。這種濃厚的色彩，使她的那種嫵媚得像白色的餅一樣地柔和而豐滿的肉體，很鮮艷地表現出來。她的周圍，好像是浮動着一種甘美而淫蕩的空氣。她的打扮自有她的特點，和其他八個巫女完全不同。緊張到極度的胸部肌肉，露出得很多，因為將衣裳用力的往下束着，所以肥滿的乳房很好地提了上來。

她輕輕地將肩兒動了一下，（這種律動立

刻傳到了圓圓的腰部) 往前面走去，在紅的衣裳下面露出的那雙肥白的脛部——她到底是那裏去呢？她不是去拜神求雨，她好像是一個去誘惑菩薩的女妖！

大鼓鞞鞞的響，九個巫女嘴裏念念有辭的跟在後面，這種奇怪的行列，使人們發生了一種不可思議的幻想。現在一定會有些什麼事情出現，一定會有些人力所不能做成的奇蹟出現。

『從晴天的空中，落下瀑布般的大雨，』人們都抱着這種心理。

行列走過了村落，向左轉灣，走下了微斜的坂路，在這條路的盡頭，便是神社。

在大樹包圍着的境內，三面都燃着篝火。幾個青年和村的委員們，都在頹敗了的華表前面迎接。

在社前禮拜了之後，各人都無言地就了自己的位置；九個巫女在社前排列着，離開二間光景的地方，大鼓都縛在庭柱上面，在大鼓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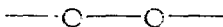
邊，排列着八個敲鼓的青年。一百多的村人，都將他們作為中心而造成了一個很大的圍牆。

瑟瑟瑟瑟，瑟瑟瑟瑟……二面大鼓這樣地敲了，於是，周圍的百姓們一齊開始拍手，到了一定的節段，他們都發出了『嘩嘩！』的喊聲。

穿白，紅，綠的三個巫女，將身體和風車一般的旋着，走到了中央，應着瑟瑟地敲着的大鼓聲音，突然靜止而將右足向前面舉起。以這種舉動作為起點，開始了單純而奇怪的舞蹈。

在祇看過纖細的舞蹈的都會人看來，這種的確是一種含有可怕的呂律的舞蹈。在這種舞蹈裏面，並沒有技巧，祇將人類的肢體像棒一般的舉上放下或者擴張到左右兩面。由這種線條所織成的，是美以上的性慾之網。

這種單調的舞蹈永久地繼續着，直到三個巫女舞得要暈去的時候，方纔由其他三個來替代，從新像風車一般旋到中央去開始。同樣的事情，永久的反覆下去。



第二天晚上沒有行列，直接在境內集合，和上一天同樣的做法。百姓們和巫女們都不覺得疲倦，他們聽到了大鼓的聲音，便陷於一種自己催眠的狀態。

到了第三天早上，滿村莊都傳遍了第六天一定有雨的預言。這種預言是誰說的和從什麼地方傳來，全不知道。有人說是村莊裏年紀頂大的助右衛門說的，也有人說不是他而是算命的說的，甚至於有人講得活靈活現，說這位算命的住在阿福太太家裏。

關於預言的出處，這樣地諸說紛紜，但是這種簡單的謠言，却能夠想像以上的鼓舞了全村的百姓。

『那可真爲難了，』平吉聽想這種謠言的時候，裝着苦臉在心裏想着，『那一定是勘兵衛的把戲吧！』

到了上午十一點鐘，七個委員（九個之內，忠助和彌左衛門不參加）會齊了要到酒田家

去，但是這時候勘兵衛却以村裏的謠言作為根據，提出了異議。

『等到第六天再去不行嗎？酒田老爺到城裏去了還沒回來呢。』

『那種謠言可以相信的嗎？』助吉好像在眼睛發出火來一般的喊着，『酒田一定在家的，我曉得他是昨天從城裏回來的。』

助治惱得利害，要想打勘兵衛，但是被大家勸住了。

爭論了許久，纔決定了派人去打聽酒田究竟是不是在家。

去的人回來報告，說：『今天晚上從城裏回來。』

年輕人氣憤得很，但是沒有法子，於是決定了明天上午再去。

到了第四天，依然是火燒一般的天氣，但是會下雨的謠言，却在村莊裏流傳得分外利害。

這一天勘兵衛也提出了異議，但是正在爭

論的時候，酒田家差人來說：『老爺昨晚上回來了，所以有事情可以去說。』於是勘兵衛便沒有說話可說了，七個委員各抱着不同的想像，同到酒田家去。

四

全村的百姓，都集合在神社境內，不在的，祇有到K村去看姊姊的病的平吉一個。村裏的人都非常興奮着，這種興奮可以用種種的意味來解釋。

後天會下雨的歡喜，當然是興奮的原因之一，此外，酒田老爺給委員吃了棍棒，酒田老爺對他們唾了唾沫一般的謠言，也使他們非常興奮。

在佃戶們，的確是碰着了一個重大的問題。村裏的絕對威權者，他們當做神佛以上的神聖偶像而禮拜着的酒田，突然降臨在他們的臉前，他們以同一高低同一土地和酒田這一個神聖的偶像對立了。雖則是瞬間的，但是他們對於酒田家的感情是完全變化了。酒田已經變了

他們對峙的敵人。

『酒田是什麼呢？那種東西還是趕出村外的好。』

『他用棍棒，我們也會用的，打一下看，看誰打勝！』

『所謂地主，都是吸佃戶的膏血的野獸。』
這種刻毒的罵聲，在青年人口裏吐露出來。

正是這個時候，三十歲還未滿一兩歲的友治，代表了去交涉的委員，走上了神社前面的大石。

或許是因為篝火的原故，他的顏色顯得非常蒼白；他是非常的興奮着，要他將今日交涉的結果，按照順序詳細地對大家報告，他是完全缺少了這種冷靜。他立在石上之後，暫時間什麼話也沒有。

五六分鐘過去了，他突然用和人家爭鬧的口氣開始說話，他稍稍有點格嘴，但是，這反而足以增加他的熱度。

『我們爲着什麼到酒田家裏去呢？』他這樣的開始，先說明了去的理由，但是他的說明沒有順序，常常說出了『他和我們同樣地有生存的權利，』和『他從我們榨取生產』一般農民們所不能了解的說話。

但是，在這種時候，難懂的議論對於興奮了的佃戶們，却有非常的效果，因爲他們雖則不能了解說話的意味，但是他們都能夠用自己的心靈去感受說話者的感情。

『假使飢饉起來，全村的人多要餓死的時候，那麼酒田家當然有將五倉的米全部開放的義務，但是，他現在連一倉的保證都不肯承認，他是將我們佃戶當做豬狗畜生的啊！』當友治這樣說的時候，佃戶們一齊發出怒聲來痛罵酒田。

友治的報告愈加熱烈起來，聲音提高，他講到了交涉的始末，他不多說交涉的事實，而祇說因交涉而起的憤怒。

『對於代表村民的我們，他不准我們走進

客室，完全是將我們當做豬狗。後來對我們唾口沫，將我們趕了出來。』他對於沒有自覺的老人們，非常憎惡。

『我們是決不因此而屈服的！我們明天再去，這一次可不是再去請求，我們是去和他對等談判，假使再沒有結果，我們祇有將他當做仇敵，和他爭鬥。』

大家都拍手了，也有些佃戶高聲叫着『幹！幹！』罵聲怒聲，充滿了境內。

這時候，在他們之間傳到了一種很大的感動。

『森岳方面起了黑雲了！』像發抖一般的吃驚的消息，在他們嘴裏像電流一般的傳佈起來。

他們都挺一挺肩背，去看天上薄暗的一角，他們都狂喜起來，黑雲在森岳方面出現了，這好像是以很快的速度向西面擴大，在他們之中，也有人為這種奇蹟所感動而哭了出來。

立刻，求雨的大鼓敲起來了。

巫女像風車一般的舞着，佃戶們以異常的感動拍手，掙壓了喉嚨「嘩嘩！」地喊。

五

『再來一瓶……』

酒田大納言對在他旁邊正坐着的女人悄悄地說，他的說話上品而威嚴，但是他的眼睛裏却流露出憤怒的表示。

年輕美麗的女子剩下了她的芳香而去了之後，大納言方纔像回復了他的自由一般的將肥胖的上部挺了一挺，在他的那種磨光了的皮膚上面，裝出了一種和他的美麗的周圍不很相稱的苦臉。

他的房屋建築在離開A村東方四五町的高地上面，從他現在正在晚酌的客間，可以俯視被樹木圍繞着的A村全體。

這間客室，在他的房屋之中，也要算最清新最華麗了。這是三年之前，他要迎接知事，所以特地到東京去請了名工的木匠來建築的別館之一室。

在過去，他以多額納稅者的資格，獲得了貴族院議員的名譽，所以在他看來，支配一縣的知事，不過是他下面的一個屬吏。但是他對於新任的知事，却感到了非歡迎不可的必要。

第一，對於新造的別館，可以用知事來替他鍍上一層一縣之內最高的金箔。如此，他可以永遠地享受愚蠢的百姓們的尊敬，第二，爲着他所經營的溫泉，也絕對有歡迎知事的必要。從Y站——到T溫泉，要建築一條汽車可以走的四里長的道路，這是除出知事和少縣的縣令議員之外沒有人能夠辦得到的。

他自己的計劃，得了充分的成功，他對於知事閣下，不過用了一點最平凡的常套手段。他從海路去買了美酒，從T港去叫了美人。

知事閣下非常得意地回去了之後，他浮着上品的微笑而獨自地說：

『一切都妥當了，但是，這個傢伙還是一個什麼都曉得的鄉下人呢。他對於這個女的還當作是我的什麼人呢，到海路去買酒，真真多

此一舉了，對於這種傢伙，用稍稍渾濁的本地酒已經夠好了。』

在知事之後，他在新館裏招待了五個縣會議員。所得的結果如何呢？據作者所知道，是Y站到T溫泉之間造起了很好的道路，T港美人與知事閣下之間造成了光榮的孩子！

別館是全用檜樹造的，所以村民們都將牠叫做『檜的御殿。』當這所房子造好的時候，無智的村民們爲着聞檜樹的香氣，都彎曲了身體到那裏去。

在一間半長的壁龕上，掛着一副本縣出身的F畫伯的畫軸。他自己在外面宣傳，說廣業和F畫伯的所以能夠成功，完全是他的力量。這當然全是假話。

其他一切佈置物品。不論那一種都以高價自誇着，但是一點也不能調和。一面是非常古典的東西，一面却是輝煌的美國趣味物品。

簡單地說，這間『檜御殿』裏沒有一樣東西能夠惹起我們的注意，而祇能引起我們劇烈的

反感。能夠使我們發生羨望的，祇有豪放的自然景色而已。

大納言裝着難看的苦臉，將他光亮的眼睛看着流星飛着的星空，他在一方的天上，看見了被篝火染成的紅色。在那方面，他聽到了使蒸熟的夜氣震動的大鼓聲響。

瑟瑟的大鼓聲響，很有趣地敲動了他的心臟，這種聲音能夠引起劇烈的反抗心理，同時也有一種好像按摩能手敲背一般的快味。他像貪食一般的聽着這種聲浪。

他對於這種熱血沸騰的時候，不知已經忘記了多少年了。二十三歲就有了百萬以上的財產的他，自從知道了遊蕩的味道之後，差不都已經過了三十多年。在這三十年之間，他可以說對於女人所有的一切，已經完全知道。（祇有一樣不知道，這就是青春的戀愛。但是這種事情在他看來有些什麼價值呢？）他蹂躪了幾百個舞妓的真操，他用黃金的力量，凌辱她們的節守，在全縣之內，可以說沒有一個藝妓不

受過他的恩惠。(?)

但是，這種特種的遊蕩，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已經不能再吸引他的遊興。到現在他雖則還是常常做舞妓和藝妓們世間時候的特別恩惠者，但是這不過是惰性和周圍環境的原故。十四五歲的小姑娘們的戰慄、哭喚，逃避，……已經不能再使他的淫蕩的血脈的沸騰了。

但是，要他不接近女人，還是辦不到的。他的體格非常的好，他可以吃滋養的食物，吸清淨的空氣，所以在他的軀體之內，貯蓄着三倍於人的勢力，他對於這種勢力非設法處置不可。

不過，祇是反覆同樣的事情，是沒有意味的。他做過一切勾當，嘗試過一切種的女人和一切方法，也曾四五次強占過人家的妻子。女優，娼妓，妓藝，私娼，凡此之類，他無不知道。甚至於到過十幾個舞妓藝妓合宿着的房裏，一直到天明還不回家。在東京近郊，有一個和他同樣境遇的女人，她每月總得到東京去津

貼一次戲子，因此有一回，他於扮了戲子，去受了道個女子的召喚。

他也曾和人家調換過妻子，但是這也是很平凡的祇要知道了結局、那便是千篇一律的了。到後來，他終於復歸於嫖舞妓的老法子。

現在他的生活，差不多是很乾燥無味，他所剩下的刺戟，祇有吃酒和洗澡兩種。他每天八點鐘醒來，就裸着體到浴室裏去。

這間浴室是模仿箱根某溫泉旅館的浴室而造成的。其中備有溫軟的寢台，他橫在上面，像從前羅馬的高官一樣的，叫好看的女性替他全身摩擦。在浴室裏住一點鐘以上，這是他的習慣。到第二天，再換一個強健而美麗的女性。

第二個的妻子，因為患了強度的歌史脫里，所以已經回了娘家。在廣大的房子裏，祇是十幾個下男下女和從A市帶來的兩個美人。

在這種平穩的生活裏面，忽然有人投擲了一塊很大的石子。這就是一向不會注意到的奴

隸們的反旗。他的血管受了數十年不曾受過的刺激，混身添了活氣，他的肉體好像要漲裂一般的覺得有點疼痛。

六

大納言聽着這種有強烈的反感和快味的鼓聲，暫時之後從他圓圓的鼻子底下發出冷然的微笑，『混賬的東西們！』他獨自說：『做了這些呆笨的事情便會下雨了嗎！這些很亮的星，他們不看見的嗎！忘八東西！』

這時候一個漂亮女子拿了小小的酒壺，靜悄悄地走了進來。

『你到那邊去吧！』大納言看着她伸出的那雙肥白的手，這樣的說。

『噢』。顏色蒼白的女人，用溫柔而好聽的聲音回答，輕輕的行了一禮，退出了客室。

自己拿着酒壺，呷了一口好像會在舌頭上打滾一般的美酒，他潤了一潤喉嚨，再望着美麗的星空。

大鼓聲音衝破了晚上的空氣。流傳過來，

不時還可以聽見人們的喊聲。——大納言現在正在想像在淡紅色的大空之下舉行着的人類最蠢的行動。他壓住了自己的冷笑，對於勃然上升的憤怒，覺得已經不能再阻。

『平吉這東西！』他忽然用勁的捻了一下花白的鬍鬚，這樣的怒號了出來。他又想起了今天上午的事情。

『村莊裏的佃戶們來了，』有一個下女到別館來這樣說的時候，大納言將厚重的肩膊微微一動，答應了一聲。這時候，他正喝着美味的茶，在看從東京寄來的每夕新聞的商況。他的心裏微微的覺得滿足，在一晚之間，他又賺了『一萬圓光景的另錢。』

『他們有什麼事情呢？』他眼睛不離開報紙地想着。

他制止了無意識地要立起來的行動，因為農民們來看他的時候，假使他立刻去見，這是和他的威嚴有關的。他聽見人家說過，有一位大臣因為保持這種威嚴，所以對於來客都一律

要他們等三十分或一點鐘的。

『讓他們等二十分鐘吧，』他想，『他們又是來捐錢吧，捐一千塊錢給他們也不妨。』

在他的心裏，爲旱災所苦的農民苦況，是一毫都沒有的。

二十分鐘之後，他走到農民們常常來過的廚房裏去，在他的心裏，回想起了勸兵衛當頭的那種叩頭禮拜的哀求樣子。但是，走過了兩個房間，當他驟然看到了土間（不舖地板的房子）裏的他們的時候，他便看出了在他們之間、有一種和平常不同的樣子。

幾個相貌不認識的青年，（出村會議員之外，他對村民是不認識的）臉上很緊張地像棒一般的立着，在他們後面，立着無精打彩的勸兵衛和彌助老人。

他覺得有一種不能形容的感情，從肚子裏上升到胸口，當他裝着苦臉走近土間去時候，他用鈍重的氣來尋問。

『幹嗎！』

『是來請求你的。』平吉輕輕的行了一禮，用鎮靜的聲調說。

『請求什麼？』

『老爺也總得知道，久旱不雨，河水都已經乾涸，好容易種了的苗，也完全死了，所以……』

平吉抬起頭來，看着祇像四十歲光景的肌肉緊張的大納言的相貌。他停了一會，想等大納言的回答，因為依他的回答，自己的說話非應變不可的。

『所以什麼樣？』

『所以希望將租米減低一點，』平吉似乎覺得滿足，很快地將其他的條件一起說了出來。『假使一粒收成都沒有的時候，那麼請你將一倉的存米捐給村裏，』

『倉裏的米？……誰捐這些米？』

這正像臉上被泥土打了一下，大納言覺得這是非常的侮辱。到昨天還是奴隸一般順從的他們，從什麼時候起變成這個樣子了呢？這種

說話和態度還成個樣子嗎？這不是和對等的人類討論交涉一樣的態度吧？他們難道忘記了酒田家的神聖了嗎？沒有酒田家的恩惠，他們能活到現在的嗎？沒有了酒田家，沒有了我，他們的村莊還能夠存在啊？造學校的是誰？築道路的是誰？村的教育費，不是差不多完全由我負擔的嗎？我是貴族院議員，你們是土百姓，這種天地的相差，你們不知道的嗎！這種態度何等亂暴！和他們說話也夠難受了，誰來聽你們傲慢的請求呢——

他的心，為憤怒所沸騰了。

『誰捐倉裏的米？』他再用微微顫動的聲音來叱咤。

『儘管生氣吧，這是我的拿手呢，』平吉在心裏這樣冷笑，但是他仍舊忍住了高漲起來的感情。

『那是，當然要請你老爺捐的，五倉米之內，祇請你捐一倉給村裏。』

『我自己的東西捐不捐，要你們來顧問的

嗎？』

『那麼，村裏的人要餓死你也不管的嗎？』

『要餓死，盡去餓死就好了，這種事情我也來管嗎？』

大納言稍稍忘却了他的自重，用他自己所最討厭的粗暴的鄉下話來怒號；他爲着保持他的尊嚴，很想不將怒容表現出來，但是在他心裏却像烈火一般的燒着。

『但是，我們都是你的佃戶，捐不捐當然由你作主，你所有的米穀，却和我們有很大的關係呢。』

『不錯！』臉孔變青而戰慄着的助治，拿出非常的勇氣，用很低而有力的口氣來應援。

『混賬東西！你們發狂了嗎？自己的東西和別人的東西都分辨不出了嗎？』

『分辨得很清楚，那些米都是我們的汗血造成的。』

『要求你捐，這是我們的權利！』友治稍稍上前，注視着大納言的冷眼，

大納言聽了這一句話，內心的憤怒立刻在臉上表現出來。他差不多要失去了他的尊嚴厲和自制。

『你們做强盜嗎？你們學俄國的過激黨嗎？』

『過激派爲什麼不行呢！』助治的臉色愈加蒼白，比上次更響地喊着。他從他從兄弟所有的雜誌上，曾經看見過稱讚俄國過激黨的文字，但是文字裏面所說的事情完全忘記，他祇是胡亂地說着。

『在俄國什麼人都要做工，地主這種東西是一個都沒有的。』

『滾蛋！滾蛋！』大納言突然將肥胖的手臂高舉起來喊着，『和你們說話連嘴巴都弄髒了，土百姓忘八！』他吐了一口白沫，巧巧睡在青年們後面發抖的孫助老人頭上。

『像你這樣的人，和狂人一般的喧噪，很不雅觀吧！』誇耀着勝利的平吉，用更冷的態度，看着氣得發抖的酒田。『明天還要來呢、』

老爺！請你仔細想一想吧。』

這一句說話，實在是對於以尊嚴自誇的大納言的一大打擊。他感到了一種衝動，好像他自己立着的土地也動搖起來，但是，他的年齡，好容易替他留住了一部份的自重，他不轉眼地注視着平吉的顏面。

『你是大家的代表嗎？』他用傲作出來的沉重口氣來問，『你叫什麼？』

『嫁菜橋的平吉。』

『平吉？』他好像想起了些什麼事情似的向上看了一眼，當他的眼光再看到平吉臉上的時候，他充滿了怒色的眼睛稍稍改變，勉強地冷笑了一下。

『我拒絕你們的要求，看你們怎樣。』他這樣說着，剩下了沉重的足音回進客室裏去。

七

『平吉這忘八！』大納言將喝乾了的酒杯再拿到嘴邊，『一切都是他的鬼計！』

新的憎惡，像充滿了他的心頭一般的，一

件一件的淘湧出來。

『生活祇是力量！』這時候，他忽然想起了一位青年代議士在有一次宴席上說過的話，『看力量吧！你們一百個人強呢我一個人強呢？』

在他身體裏面循迴着的充滿了勢力的血液，好像可以聽得出的一樣，他憎惡佃戶們，尤其憎惡平吉的冷靜。『我不被這個土百姓戰敗嗎？』

假使被他戰敗了呢——

『不錯，我一定要報仇。我可以被這種土百姓打敗的嗎？』他連接着喝了幾杯。

醉意和怒意合併，他的眼睛奇怪地光亮起來。他再望了一眼在未雨的淡紅的天空，想像着那種愚蠢的現象。但是，在這一瞬間，他的眼睛裏好像飛過了一個火花，他深深地呼吸了一下，同時，似乎很高興的冷笑起來，——這是和對平吉的冷笑完全一樣的。

『喂喂！』他用宏亮的聲音，叫喚下女。

『喂，將與次郎的那件很髒的黒衣服拿來，那件黒衣服！』

女人聽了這種意外的命令，好像有點躊躇，他像叱咤一般的叫了起來。

『趕快拿來！，那件與次郎的黒色單衣！』

不一會，女人將一件還不很舊的下男的單衣拿來，大納言將牠穿在襖衫上面，再在單衣外面繫了一根很粗的錦紗帶子。在帶子上面，掛了一塊手巾。

『怎樣？』他向女人笑着說，『我也去求雨，大家不准響！』他走下了天井。

當他經過了田畦，到了神社後面的杉林的時候，他從腰邊取下手巾，將牠包住兩頰，又將單衣的襟裾塞在腰帶裏面。

這時候，他心裏的憤怒和憎惡，已經不很遺留，當然，也沒有了自尊和名譽，在他的心裏，祇充滿着狂人般的慾望！

他很注意地看着周圍，在杉樹林中的小路上走去，他的心裏覺得戰動，這很像第一次去

會女人時候的男子的興奮。

『我有什麼怕呢！』他自己責備他嚇得發抖的心胸，『巫女是什麼呢，和他們的求雨沒意味一樣，我現在要做的事情當然也沒有多大的意味的。』

『不，這反而讓求雨有意味的好！』他的復仇心反撥起來，『我污辱了他們的巫女，他們四日間的功勞便會前功盡棄的，那麼我可以對平吉復仇，也就是對反叛了的佃戶全體復仇！』

他這樣一想，心裏覺得了異常的快感，不正當的慾念，充滿了他的全身。

他偷偷地走到了百姓們正在合唱的神社背面，『那麼，怎樣地將巫女誘出來呢？』

他忽然想起了當他坐了汽車或人力車經過的時候平吉的女人對他看着的那種美麗的媚眼。

『祇要將女人誘到這地方來以後便不成問題了。』

正是這個時候，他在神社左面看見了一個好像在空中游泳一般的女人影子，他覺得安心，立刻伏在黑暗的地上。

女人在離開一間光景的地方，差不都要暈倒在地一般地蹲着，吐了一口非常疲勞的呼吸之後，好像死去一般的靠在神社的庭柱上面。

『巫女，的確是巫女！』他獨自說着，心裏好像暴風一般的騷動起來。

『祇要巫女，不論誰都是一樣的，』他恢復了冷靜，壯一壯自己的胆，匍伏在地的上面，『的確是平吉的妻子！』

.....

他好像覺得呼吸停滯，眼睛發眩，這樣充滿了奇怪的美女，他平生不曾見過！這不是人間的美，而是妖女的美，他暫時不轉瞬地爲這種妖美所恍惚。

『大嫂！……』他完全忘記了自己的手染着泥土，……『那時候，我也……』他想起了……

。

『大嫂』，他用力的叫。

叫了第三聲，女的方纔回復到自己，當她看見了眼前的男子，好像吃了一驚一般的圓睜了她的眼睛，一會子，她又喪失了意識，無力地靠在庭柱上面，溫和甜美的女人的呼吸，吹在大納言的臉上。

.....

八

平吉從姊姊家裏出來，已經黃昏時候了。走出了大門，他着實地吐出了一口呼吸。

『姊姊的性命已經不長久了！』他這樣想，『這樣那樣都弄在一起，人生是這樣的嗎？』

他拚命的走着。

在他的心裏，實在是非常的混亂，在許多事情之內，他不知道還是提出那一件來思慮，檢討，解決的好。大概是在蒸暑的空氣裏坐久了的原故，他的頭腦覺得非常的眩暈，他用他的長腳胡亂地走去。

空中已經沒有太陽，知了在各處鳴着，這種爽快的聲音，使他覺得愉快。

路上還是很熱，但是黃昏的微風已經在綠樹間吹動，太陽的餘映，將低空染得火紅。——在他右方鳴響着的地獄（溫泉地方的噴汽口日人通稱地獄）很明白的可以聽見。

走了二三十分鐘之後，身上出了汗，頭腦覺得清爽了一些。先時在頭腦裏的眩暈，已經不知到那裏去了。

『姊姊終於到死還不了解我，』他很鮮明地想起了今天姊夫所說的說話。

『在姊夫的說話裏面，很明白地含着姊姊所不曾說的怨言和忠告，姊姊對於我不能理解，所以到死還恨着我和我的女人，這也是很明白的事情，但是，這不是什麼都沒有辦法的嗎？我即使現在將女人趕出，用去的金錢也不會回來，我自身也不會改變的了。所以姊姊的思想，是完全錯的，我的女人沒有罪，我也沒有罪，誰都沒有罪的！』他想，這完全是現今社

會的罪惡！

平吉對於唯一的姊姊和親族的忠告和侮辱，已經覺得很討厭了，他們常常以平吉年輕時候的放蕩，來非難他的女人，他們都以為這種非難是很正當的。

『財產的一半是爲着遊蕩，一半是爲着娶妻而用去的，』他們都是這樣說，他們以為財產比什麼還要大，除出財產之外什麼都不要緊，祇要財產能夠增加，那麼他的遊蕩和他的妻子便可以不受非難而受尊敬了。

他們的心裏，平吉是不能了解的，即使能夠了解，到了現在也已經是太呆笨的事情了，他什麼都不反駁，以為任他們怎樣說都好。

但是，他們說到的妻子，他是不能再沉默了，他常常生氣，常常憎惡非難她的人們，對於被非難的妻子的放浪，也覺得生氣。

他從父親傳下來的財產，可以說是專爲女人和吃酒這兩樣而消費的，他現在的妻子，就是他最後而最熱心地愛着的女人，

她是很放蕩的女人，她愛着平吉，但是也常常發生放蕩的心思。她所有的淫蕩，不過是一切女人所有的淫蕩的溫厚的表現；她祇要碰到某種感動（在輕微意味的藝術的感動），便會忘却一切，而將自己託付給誘發這種感動的對照物。不論牠是人，是動物，是無生物，她一切不管。

她對於一切事物——甚至於器具——都使媚眼，所以有什麼浪花節（一種俗謠）和電影到村裏來的時候，她最爲危險。她立刻會對他們戀愛。但是祇要感動消失，她便將這種人物置之不顧。她的丈夫，所以也是非平吉不可的。

和平吉同棲了之後，她也曾放蕩過幾次，因此兩個人爭執得非常利害。但是過了四五年，平吉對於妻子的性格完全了解，此後他也不再怎樣生氣，這種事情，村裏的女人都是一樣的，不過自己的妻子的行爲，特別明顯一點而已，就是平吉自己也會和另外的女人玩過幾次。

在爭鬧和要離婚之後，平吉纔知道了自己對於妻子如何地熱愛，同時，他也知道了他的女人如何地愛他。他對於妻子的放蕩，除出假作不知之外，是沒有別的方法的了，假使這種性格是她的生性，那麼要除掉她種性格，除出將她殺死之外還有什麼方法呢？

這實在是太蠢了，貞操是並不怎樣重大的！除出貞操之外，她不是還有許多好處嗎？他想，因為一點傷疤，難道可以將自己衷心地愛着的人棄掉的嗎？

『妻子的種種美點和缺點，他們如何能夠知道呢？』平吉一面走一面想着，這時候，他又想起了姊丈對他說的那種迂迴的非難。

『這種人非難和忠告，從此之後不再去管他了，我不是受着村民的更大的委託的嗎？』他斷然地拋棄了這些心事。

九

平吉聽着在右邊響着的地獄爆音，走上了坂路，這種爆音使他覺得壯快，好像澆了些冷

水一般的全身覺得涼爽。

到了坂路的中途，他忽然立定，從松林和杉林中間，可以望得見從地獄裏噴出來的白霧。

這是何等的壯觀！從一個個蹲着的綠黑色小山之間，噴出了渦卷着的白色蒸汽，這種蒸汽被夕陽照着，正像火山噴煙的模樣。

平吉看着這種光景，心裏起了一種不能形容的感動，他好像覺得要流淚的樣子。

他像石像一般的佇立了一會，想起了常常看見的地獄的形狀。那種絕頂壯觀的熱湯噴出，那種非破壞一切不可的熱湯的力量——祇有激怒和反抗，纔能消滅現在地上的一切醜惡和禍根的，

『要救我們佃戶，非革命不可了！』他覺得已經不能再在這地方靜止了。他想到了村裏的事情，想到了向大家報告經過的友治，從新向前面走去。

走下了坂，他們腳好像跑一般的快，但是

他的心，却反對地回復了冷靜。

『友治大概做得不壞吧！』他想，『他立刻就會興奮的，大概他一定亂說了一陣，大家的感情，一定被他鼓動到沸騰了。』

這樣一來，祇要從大家的頭腦裏消滅了神聖的偶像，那麼我們就有勝利的可能了。

在他的眼裏，看到了一切的障礙，壓迫和爭鬥。當他想到了自己的工作對於貧苦的兄弟們的偉大貢獻，便覺到一種很大的歡喜。我們是要獲得自由和平等！爲着正義和真理而犧牲了個人的生命，這應要是人類的光榮。因爲這種原故而喪失了的生命，是可以永遠地生活下去的。

他又想起了今天上午在酒田家交涉的情況，這明明是自己們的勝利。

平吉吟味着和滿出來的譏刺相混和的歡喜，獨自的想，『但是，當他聽見我的名字的時候，爲什麼要露出冷笑呢？這種冷笑是什麼意思？是爲着遮掩他的遺憾呢？還是有別的意思』

？』

這種疑問，從那時候起就使他煩悶，但是，當他要解決這種疑問之前，他的注意的全部，已經被更重大的事情占有了。走下了坂，穿過了T川，將要到看花橋的時候，他突然立定了！在一瞬間，他好像疑心他自己的眼睛一般，睜着兩眼。

『雲！』他突然高聲地叫了出來，『這是雨雲，雨雲！森岳方面起了很大的雨雲了！』

那麼，村裏預言應驗了嗎？——不，並不應驗，預言說第六日，要因後天纔能下雨，但是一看這種雨雲的模樣，那是今晚上就有大雨的。

他冷笑了，但是這種冷笑因為洋溢出來的歡喜，立刻歸於消滅，他高舉着兩只手叫：

『勝了！勝了！連天菩薩都幫我們了！』

下了雨，苗都可以救活，那麼我的辛苦，可以得到報答。不，不僅如此，我們獲得了勞苦以上的大收穫了！這是什麼？我們已經打破

了神聖的偶像了！酒田的假面已經剝下了！佃戶們的眼睛已經張開了！從此之後在佃戶們之間已經沒有了朦朧的神秘，我們已經是隔溝對峙着了！未來的，祇有鬥爭了，這是正義的鬥爭，正當的團體是一定會勝利的。

『我們勝了呢！』平吉歡喜得發狂，用力地踏着地面向前走去，他望着森岳，『趕快下吧！雨！雨！傾盆一般的下吧！』

走了三里多路，回到村裏的時候，天色已經黑了。他覺得非常的飢餓。在地藏松的地方他很想回去一轉，但是聽到了雄壯的大鼓聲響和充滿了歡喜的喊聲的時候，他無論如何也覺得不願意回到妻子不在的家裏去吃無味的夜飯了，一分鐘也好的，他渴望着看一看同伴們狂喜的狀態了。

向了右的脚步又回到了左方，他想穿過了田畦到境內去。當他通過了松林要到社前的時候，他看見在他一間光景的前面，有一堆黑色的人影向右面走去，他立刻知道了這是希圖涇

猥的一組男女！

『畜生！污辱我們的求雨的是誰？』當他在心裏這樣想的時候，微微的聽見了女人抵抗的聲音。

他的心靈，立刻受着黑暗的暴風雨襲擊了！但是他忍耐着，他在激怒和極度的冷靜當中，知道了事情的一切。

『他的冷笑原來爲此！』平吉在火燒一般的心裏怒號，『天罰落在你的身上了！這個不知死活的東西！』

怎樣辦呢？要如何地將他拿住，如何地使妻子逃走纔好呢？對於這個可憎的惡人，應該如何處罰呢？——像神的叡智一般的一個計較，在他的心裏光亮起來。

他抑住了焦燥的感情，像立像一般的立着，等他們在離開五六間的地方倒了下來的時候，他纔飛也似的走開。

他敏捷得像猴子一樣，從神殿的背後跳上了之後，他立刻抓住了掛在庭柱上的一條祭典

用的絲繩！他解下了帶子，脫了衣服，立刻跑到他的夥伴們身邊。他毫不狼狽，也不大聲呼喊，他和治助友治們耳語了一下，叫他們靜悄悄地跟着他去。

『誰敢污辱我們的求雨？』當他們這樣大聲地叫喊的時候，他們看見一個黑影像風一般的往右邊逝去，這時候黑影和他們大約離開十間的光景。

『不准逃』平吉喊着，

『這個畜生！』助治也怒號起來。

平吉望前面趕，四五個青年跟在後面。

『妻子已經是安全了』平吉一面飛跑一邊想着，『這東西身體這樣大還逃得走嗎？畜生！就在眼前了。』

他們追着這個黑影，還不要三分鐘，追着之後，平吉立刻用有力的拳頭在他背上打去，於是那人便蹣跚地倒了下來。平吉趕上前去，用挾着的衣服將他連頭包住，立刻用那條絲繩將他捆綁起來。

『是誰？是誰？』青年人要去看的時候，他的臉部已經包住，那樣大的身體，好像死了一般的動也不動。

『鐵路裏的忘八』平吉喊着，『趕快將他拿到大家面前去吧！』

像皮球一樣的立刻拿了起來，他們像拿到了獲物一樣的將他帶到求雨的百姓那裏去。

境內立刻非常的混亂起來，求雨也停止了，狂叫着的羣衆，圍起了一座人垣。

『假使是鐵路的忘八，那麼將他殺了！』

『他是我們的仇人！』

『殺！』

『打死他！』

他們對於鐵路工人暴行的積憤，一齊爆發出來，

『將污辱菩薩的東西丟進地獄裏去，這是村裏的法律！』一個老頭子用破鑼一般的聲音喊，一種奇怪的感動，傳遍了羣衆，一瞬間，羣衆突然肅靜了，但是立刻又發出了。

『丟進地獄裏去！』的悲痛的喊聲！

『地獄！地獄！』

『對呀！』

『對呀！地獄裏去！』

嘩嘩的喊聲，比以前更劇烈地爆發起來，平吉不知怒喊了些什麼，（這是無意識地從他嘴裏流露出來的爲聲，他想要抑住羣衆的呼喊，在一瞬間他想要搭救他不幸的敵人。）但是熱狂了的羣衆，對於他的說話全不注意，他們幾十只手推開了平吉，立刻將地上的獲物提了起來。

他們好像拿玩具一般的輕輕地將他拿上肩頭，連續地爆發看狂一般的喊聲，將他帶去，老人走了，女人也走了，孩子們也走了。

狂熱了數十羣衆，將要離開了村落走上到地獄去的山路的時候，忽然聽見了裂帛一般的女人的悲鳴，同時，發出了一種駭人的喊聲，

『雨……啊』

『下雨了！』

『雨！』

悲涼的喊聲，從他們嘴裏叫了出來，一瞬間之後，當他們聽了簌簌地落下來的雨點聲音的時候，他們歡喜得像發狂一般的踴躍起來。他們叫喚，怒號，哭泣！

『雨啊！』

『下雨了！』

他們連什麼都忘記了！自己現在在幹什麼？怎樣可怕的運命，已經在前面等着？他們全不知道，他們完全入於恍惚無我的狀態，像狂人一般的一邊舞着，一邊向可怕的地獄竄進。

晚上的水車

一

車站上一個人都沒有，鈴兒叮叮的響了兩下，驛夫們發出了靜靜的呼聲。

他們兩個走出了車站，市街染着可愛的黃昏顏色，人家門口都已經點着了燈。

穿着溫泉旅館的號衣的年輕接客，裝着怕羞的樣子，向他們兩個看了一下，似乎要說話的樣子，但是兩個都裝着不高興的臉嘴，所以他祇好無言地走過了。

他們帶說帶笑地在街上走着，但是因為他

們都是勉強地裝出來的，所以反而將自由的心境趕走，自嘲和後悔的情緒，更使他們覺得痛苦。

他們想起了在未消失愉快的旅行心地之前回去的旅伴，對於自己爲什麼要在這處以淫風著名的溫泉地下車的原因，覺得不能了解。他們想起了在車窗裏眺望着奇怪的妙義山的凹凸，而惶惶地收拾行李的時候的心境，一種說不出的漠然的魅惑，無論如何也不能捨棄的幻影（但是他們的心，却徬徬在希望不下車地回到都會去）這是什麼呢？這是又好像非常明白而又覺得難於理解的心理。

街岔在華表之前分歧，一面是排着溫泉旅店的坂路，一面連接着都是些好像小酒館店一般的入家。他們暫時立定了互相看了一眼，但是立刻就好像約定了一般的向樹木圍繞着的稻荷神社的境內走去。

境內聳立着蒼鬱的大樹，在華表前面，漠然地祇點着一個陰暗的電燈，四周都是黑暗。

他們可以互相不看見顏面，這樣無言地一邊走，一邊看看遠方的陰闇和樹梢上面的星空。

和冷氣融合了的寂寞，感動了他們的心，同時，清爽的自由心境，又在他們的心裏蘇生起來。

在鋪石上面走了半町路，便有一所小小的神社，走到這裏，他們看見了在社殿左邊，有一種很强的光線在樹林裏面通過而反映着。

『好像有一條河呢。』年輕的北川突然這樣說着，將眼光移到光線射過來的方面，『那面好像有個人呢，走過去和他談談。』

在那裏，是比較的很銳的斷崖，妙義山一帶，以牠奇怪的魅力，在暮色之中和他們接近。

斷崖下面是石子灘很多的細小急流，流水被石子分碎，發出滔滔的響聲。下流的人家，大概都是溫泉旅店，在那裏從草叢裏面湧出白色的蒸氣。這是在日本畫裏常常可以看到的爽快的夏季眺望。

『出着眉毛月呢，』水井在前面的石頭上坐下，看了一眼好像在思索一般的青年，獨自說道：『這條河叫什麼名字？』

『這是碓冰川，』那個青年突然回向他們，張着溫和的眼睛，『在那邊很遠地可以看見的伊香保高原，翻過這座山，可以到草津去的。』

他是眉毛濃而顏色黑的青年，說話好像是本地人，但是穿着稍稍近於都會人的衣服，却又像是一個學生，不過這種推測，都好像有點錯誤的樣子。

北川和水井和這位奇怪的青年並排着坐着，問了他些關於本地的情形和妙義山登山的事情。

起初，他用咄咄的口調來回答他倆的尋問，但是後來漸漸的熱心起來，終于很興奮地談到了故鄉的自然每年地破壞，鎮上的資本家爲着自己的利益施行惡政，和那些青年人爲着女人的原故，將米穀和繭子偷運到外面去的事情

○
『那麼你是品行端正的嗎？』水井帶着笑這樣地問。

『不，我也曾玩過呢。』他浮出一種很溫善的微笑，繼續地說：『我不久就要離開此地，這一次回來也是隔了十年呢。』

『那是有了很大的變動吧，』

『那面是很好看的池子，』他指着建築着紅磚的工場的方向說。

『那裏，現在是變了獅子牙粉的工場了，看了這種難看的煙囪，覺得不很高興。』

『你住在東京的嗎？』北川對於他的臉上時常浮着的孩子般的微笑，覺得有趣。

『不，離東京一千五百哩的地方。』

『一千五百哩，這是什麼地方？』

『是這裏，那裏，』

『海員吧，你是在過海上生活嗎？』

『猜着了。』他撫着晒黑了的顏面，又笑着說：『我在東京也住過，在赤坂住了兩年，此

後纔乘了船。鄉下是完全不行的，都是爲着要賺錢而在欺凌別人呢。我從國外回來，看見了這種人心改變，真吃了一驚。我不久又要到海裏去，海上雖則寂寞，可是沒有使我生氣的地方的。』

正在談話的時候，來了一個好像酒樓的下女一般的女子，兩頰豐腴，眼睛細小，是一個似乎在什麼地方有些缺點，而仍舊有些可愛的女子，額角很小，頭髮有點縮縮。

好像纔洗了澡一般的穿着的衣服很不整齊，但是白色的皮膚和豐滿的肉體，却有一種說不出的魅惑。

她斜視他們三個，浮着一種似乎狡猾和作弄一般的微笑，漸漸地走近崖邊，於是向在下面釣魚的青年說。

『信君，有得釣嗎？』

或許是聲音太幽，所以下面的青年不回轉頭來，但是女人好像毫不介意一般的將同樣的話說了兩三遍。

她對三個人看了一眼，又去招呼釣魚的青年，於是回轉頭來，向他們嫣然一笑，俯着臉走了開去，用很低的聲音似乎很有趣地在嘴裏吹着。

『這是什麼人？』水井心裏已經明白，但是他爲着要引出青年的昂奮而天真的說話，所以故意的這樣問。

『那是浴場的女人，有些年輕的人爲着這種女人在着迷呢！』

『她住在那裏？』北川問了這個青年，又用英語說『比較的不錯呢！』

『那是，神社後面的酒館吧，她是那裏的女人。』海員像吐出來一般的說着，『什麼稻荷神，狗屁都不如的。』

一會兒之後，女人變了兩個了，新來的是
一個身長而瘦小的女子，眼睛稍稍有點斜上，
所以很有幾分像狐狸的樣子，但是不知在些什
麼地方，有一點好像還不十分墮落的很怕羞的
模樣，她穿着暗色的單衣。

她們悄悄地說着從草地上走來，有時候笑，有時候很高聲地說：『討厭呢！』

『今晚上釣魚的人少呢，』瘦長的女人用溫柔的聲音向稍稍離開的豐滿的女子說。

『請到我們那裏去玩呢！』她用可以使他們聽到的高聲說，『釣魚？車站裏的信君在釣魚呢！』

『你們家裏有酒給我們吃嗎？』水井帶着笑用大聲說。

『噯，當然有呢，請過去吧！』

『請過去吧！』瘦小的女人看着地上的草，用沒有氣力的聲音微語。

北川無言地看着海員，他浮着溫和的微笑，看看水井，也望望女人，聽着他們的會話，似乎很有趣的樣子。

不久，女人們都回到家去，海員也說要吃夜飯，所以很殷勤地向他們告別回去。

二

『沒有澡堂的嗎？沒有澡堂我們要回去的』

！』北川疑視着兩個女人，用生氣一般的口調說，但是他一半也不過是和她們說笑。不過，從她們所受的不愉快的情感，却似乎非爆發出來不可了。他想到了很幸福地回到了東京的旅伴，於是更覺得神經煩躁起來。加之，房間是非常的污穢。

『真討厭！』水井一邊說笑，一面看着女人。
『吃一點酒吧！很好的酒呢。』

『我不要酒，我要洗澡。』

『澡堂這裏是沒有的，但是附近就有的，過一會一同去吧。』

『不行！這不是和最初的說話不符嗎？你說有澡堂我們纔來的。』

『真會生氣呢！』瘦臉的女子拿着的酒杯被北川推了轉來，很寂寞地這樣說。

『讓他去吧，他還是小孩子呢！』

在吃酒的當兒，豐滿的女人真是放浪，她獨自喝酒，在北川的盤子裏取菜。不好吃的菜香兩盤三盤的搬了上來。

暫時之後，瘦臉的女人點着了香烟，想要向橫臥着的北川獻媚，但是他毫不顧忌的說了「不吃香烟，旋轉臉孔不理。」

『真是凶得很呢！』肥胖的女人將埋在灰裏的香烟拿來自吸，瘦的女人動着她的眼睛好像要哭的樣子。

水井一個人喝着酒，他因為有苦痛的戀愛，所以不管快活不快活，非將心裏的虛空填滿不可。他獨自一個唱一會歌，調笑一會下女。

『這間房子到了晚上，真是很好的呢，』瘦的女人用溫柔而哀婉的聲調說：『在樹林中間挂着的燈籠可以看見，呀，那面不是水車在轉嗎？』

她在一見之下，就歡喜了北川。她看見了他的澄清的眼睛，緊張嘴唇，蒼白的皮膚，便覺得自己是一個幸福的女人，她好像以前對於自己身上的一切想像，都是沒有根據的假想，不論什麼都覺得高興，不論什麼都覺得快活起來。

她希望夜早一點來，她希望被這一個男子抱着，從他那裏聽見離開了一年的東京的故事。

但是，她看見了北川不高興的樣子，覺得她的快活的想像，差不多非完全放棄不可了。『這個人一定不住夜而回去的，』她這樣一想，又覺得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女人。

『昨天，前天，來了一年之內，我一次都沒有幸福過。』她想起了那些卑賤下流的男子，想起了自己每晚被這些野獸般的男子的暴力所污辱的悲哀，她忽然全身覺得有一種要放出聲音來痛哭一下的衝動。

『聽得到水車的聲音？』北川突然坐起來，聳着他的耳朵，『那是每晚上都在轉的嗎？』

『麼，每晚這樣的，我們初來的時候，因為這種聲音，連晚上都睡不着，但是現在習慣了，沒有這種聲音反覺得寂寞而不能睡呢。』

北川輕輕的點了一點頭，把眼睛閉了。

水車不斷地迴轉着，他聽着這種聲音，覺

得方纔說的女人的說話，有點悲傷和感懷起來。

焦燥的感情，次第的擴大，他嗅着白粉的香氣，覺得坐在身邊的女人非常可愛起來。

『給我酌一杯酒！』北川以優婉的眼色看着她說。

『酒很不錯呢！你把手伸出來，我替你看手相。』

北川握住了含着寂寞的笑容的女人的手，向她臉上凝視了一會，把手拿到自己的眼旁。

『你有一個非常歡喜的男子，是嗎？』

『又在講什麼戀愛線了嗎？』水井微微的笑了一下，立刻又沈下臉說：『你是沒趣的女人呢！胖子。』

『你的故鄉是月島，你的愛人是在工場裏，是嗎？』

『噯，不錯！』瘦的女人把手縮了一下，臉上紅了起來。

『說中了，呀，我也來給你看看。』水井將

杯子覆在桌上，硬將肥胖的女人的手拿過來，於是是大聲叫道：『呀，她的戀愛線不得了！祇有性慾，真吃驚！噲！北川你！看她的，你看她的。』

『討厭的人！』

『我能夠和這一個人結婚的嗎？』

『結婚線要到二十五歲纔出發呢。』

『二十五？』女人屈着四個手指，『還要這許多年數嗎？』

『噲，北川！她的線真不得了呢！戀愛線一根多沒有，完全是性慾線呢！』



澡堂在坂路的下面，胖的女人到別的客室裏去了，所以同去洗澡的祇有瘦的女人一個。水井在浴槽裏大聲呼喊，但是她却祇是微微的答應，一方和坐在賬桌上的澡堂的女兒用低聲談話。

澡堂是鑛泉的，強烈的硫黃氣味，充滿了狹小的澡室。

北川浸在浴池裏，看着在陰暗的燈籠前面談話的女子。

『那人會看手相的呢！』

北川知道了她們在說自己，但是他却繼着地在思量一個和他自己無用的手相毫無關係的女性。

她不能結婚，在這個地方也不能常住，她一定要到別的地方去，東飄西蕩，受着不認識的男子的羞辱，這樣流浪下去，終於到死為止。

『那麼人生究竟是什麼意味呢？』

一生一世不能歸回到自己而死的多數人，這種人生我們如何能夠承認呢？這是過分地明白的事情，在那種醜穢的權力之下俯伏着的人生！一切人類的運命，都是被這種權力蹂躪了的。

突然，兩個女子很快活地哄笑起來，這是非常天真而沒有介蒂的笑聲。於是他覺得了他所想像的是如何的愚蠢，如何的和女人的運命

全無交涉，不覺臉孔紅了起來。

『她不來洗呢！』水井一個人洗着身子，等不及似的說。

『她有愛人的嗎？』

『哦。』

『她是人妻嗎？』

『結婚線在二十五歲出發呢。』

三

洗了澡回來，已經十二點過了。兩個人睡在相鄰的陰暗的房間裏，靜悄悄地談話。

『好像是在森林的裏面，』水井燃着了香烟的火，很舒服的說。

『水車的聲音真好。』

『聽了那種聲音，很明白地可以知道夜是在深下去。』北川想起了瘦的女人，她細緻的頰肉，牙齒排得不整齊的嘴根，都使他很高興地聯想起來。在一會子之前，輕輕的靠在棉被上面，差不多要將嘴唇接觸一般的接近了說：『不要睡着，等我一息』的那種媚態，都想了起

來。這時候他看不清楚她的顏面，在他的心裏，發生了一種清爽的遊樂情緒。他躊躇着要想將兩只手去抱住她的頸額，但是終於覺得不自然，所以他將已經動着的右手手指輕輕地按住了她的嘴唇，輕輕的說：

『水車的聲音很清楚呢。』

她用頰部排開了他的手指，一聲不響地接了一個熱烈的吻，纔走出房去。

過了二十分鐘光景，外面忽然噪鬧起來，在門外可以聽得出六七個酒醉子的聲音。他們都走進了裏面，方纔靜得像山洞一樣的屋子，突然騷擾起來，像怒號一般的罵下女的聲音，從廊下傳了進來。

瘦的女人走進房來。

『對你不住，她用很銷沈的聲音說：『給他們去吃一點酒，立刻就回來的。』』

女人去了之後，男人們唱着歌走進了祇隔一層紙壁的隣室，用亂暴的說話叫下女拿酒，說着淫猥的說話。

不快的感情，立刻籠住了北川，方纔鎮靜了一點的心境，又完全被他們蹂躪了。

『受不住呢！』他用焦燥的聲音，對鄰室的水井說。

『了不得，我們靜靜的睡吧。』

男人們開始吃酒，騷然的唱喊。不久，到賬房裏去和女主人交涉的男子回了轉來。

『不行的！』胖的女人用發狠的聲音叫了起來。『你們這許多，我們祇有兩個人呢！』

『放屁！……我們已經交了一定的錢了，你們有話說嗎？』

『當然有話說！這種事情都可以由你們任便的嗎？』女人的慌張的足音，從廊下傳了過來。

『畜生！完全是野獸！』

於是，好像爭論了一會，胖的女人發出哭一般聲音來。

『東家太太，這不是太過分嗎？』

『我不高興！這種事情，……』

瘦的女人也發出了悲慘的呼聲，辦交涉的男人又去了。

『拜託拜託，』酒醉了聲音，和他的足音錯雜。

『什麼，放心！已經交了錢的事情。』

女主人撫慰的聲音，微微的可以聽見，男人的足音遠遠的去了。

這個結果如何，北川是很明白了。他想到這裏，心裏不覺暗然起來。在空想上他也曾想到了這種人生的悲慘，但是碰到現實，却是有生以來的第一遭。

足音回轉來了。

他從床上爬出來，巴不得早一點逃出這間屋子，趕快用他的手掩住了他的兩耳。

但是，他的努力是無效的。

燃燒着淫慾的笑聲，穿過了他掩着手而達到他的耳鼓。

『畜生！野獸！』胖的女人的呼聲，也可以聽見。

於是，經過了一瞬間之後，他的難受的，悲慘的心理，忽然變成凶狠的感情了。好像在蹂躪什麼東西一般的快感，在他的心裏燃燒起來。他放開了掩住耳朵的手，在臉上裝出不自然的笑容，說：

『這真有趣！』

從稍稍隔着的房間裏，聽到了女人的悲慘刺耳的呼聲。將污穢而凶暴的說話和笑聲同時吐出，一個男子去了，五分鐘之後，男的又來。

『其次是那一個？』女人的近於絕望而粗暴的聲音可以聽見，其次的男人去了。

北川的心裏，又喪失了平靜，他覺得要暈去的樣子，這是過分的悲慘而可怕的現實！一個靈魂這般的受人蹂躪！——他差不多要咒咀一切；他覺得與其是憎惡男子的獸慾，到不如咒咀連男子的獸慾都不能處置的女性的卑屈！

他對於一切都表示憎惡，一切人類，連他自己——。

比以前更粗暴的感情，從新在他的心裏捲了起來。他張着眼睛，要想一點也不遺漏的聽取這種人類之間互相蹂躪着的音響。和凱歌相仿的心裏，在他的心裏勃發起來。

『喂！水井！』他叫着：『我很愉快，差不多血都沸了，非常的愉快呢！』

『哦！不要響！』水井的聲音裏面，帶着一種嚴肅。北川在心裏怒號着：

『豬獠！畜生！賣淫婦！毒婦！一概給我死完！』

一點鐘之後，男人們好像滿足了一樣地笑着回去。

『下回再請過來！』女主人和胖女人的聲音。

好像暴風之後一般的靜寂，籠罩了一切。關門的音響，寂然可聞。北川覺得一刻都不能再住了。

和這種東西可以同睡的嗎？

『喂，水井！我要回去，我要回去了！』

『胡說！』水井用溫和而寂寞的說話來阻止他。

『但是誰能和這種東西在一起呢？』

兩人靜默不響，北川想要知道水井的心理。

『胡說是什麼意思呢？』

但是，他總是不能理解這句說話。

『什麼都好，我是我，和這種女人，……誰要和這種女人……，我要罵她，罵她畜生，手都不給碰一碰。』

鐘敲了兩下。

周圍緊緊地包圍着靜寂，這種靜寂，走進了陰暗的房間，走進了他的心裏。

北川閉了眼睛，押住了像波浪一般的感情，要想聽些什麼聲音。

『啊啊！水車是在轉着……。』

咯咯地響着的流水。好像要縫着這種流水一般地，水車以正確的諧調迴轉着，這種聲音接觸一切，穿過一切，好像是從森林，河底，

山上，天上，地上傳來。在這種音律裏面，却潛着一種無限的憂鬱。

在他的心裏，靜靜地好像流過了些什麼，他的心漸漸的被這種聲音帶住，這種聲音，好像是用嚴肅的說話在對他的靈魂耳語。

他聳着他的兩耳，專心地聽着，於是，這個水車漸漸的變成一個很大的東西，在他的眼前出現。在暗的河，暗的山，暗的森林，暗的天地之間，端然地迴轉着的大水車，在他的心裏好像是一個神的姿態。

他的心境完全回復到靜寞，漸漸的變成嚴肅，和善，他想起了瘦的女人，想到了她的悲痛的一生，於是他的眼裏流出了無限的熱淚，他以一種擁抱了她的幻影而祈禱的心境，低低的叫着！

『我什麼都不說，假使她來，無言地握住她的手吧！』

女

一

兩個人靜默了二十分鐘光景。

男的以陰鬱的臉色，凝視着接近樓梯的簾子邊緣。

女的似乎很有趣的看了一下男子的臉色，抬起頭來，望着窗外被梅雨打濕了的綠色。

『好像太熱呢，把火盤熄了吧。』女的看着自己肥胖的膝部，這樣地說了。但是在她自己說來，房子裏悶熱起來，到反而覺得適意的樣子。

『你老是這樣，在想些什麼呢？』

『什麼都不想。』

『常常後悔，是嗎？』

『或許如此。』

『但是，比不後悔好些呢，』

『你不後悔的嗎？』

『稍稍……』

兩個人又把嘴巴閉了；男的的臉色比以前更加陰暗，但是女的還是好像很高興地帶着笑容。

『你歡喜這種天氣嗎？……』

『我不歡喜。』

『爲什麼……？』

『因爲很難過。』

『我最歡喜這時候的天氣呢，好像吃了兩三杯酒的樣子，……我常常歡喜這樣地將門窗關閉起來，把火生得使人出汗一般的熱，在這樣的房子裏，聞着粉香，油香，和其他各種香氣，真像在戲館裏一樣的覺得適意呢。』

女的這樣說着，袒開了她白色的胸部。左右邊露出了圓圓的膝部，紅色的綳褲，從污穢的浴衣裏頭露出來。

『畜生！』男的在心裏想，『在她心目中看來，我不知被她當做什麼東西呢？不過也是和粉香汗香一樣吧！』

『還有，我不歡喜乾淨的房子。』她將眼睛直望着男子，這樣的說。

『席子燒焦，房子裏都是煤烟，那是再好沒有的了。浴衣最好是被油，粉，汗等弄得很污，我最歡喜在這種地方呢。……』

『夠了夠了……』，男的用絕望的低聲來阻止她，……他的臉孔像痙攣一般的歪着。突然，在他的心裏，發生了一種將她絞死的衝動。

兩個人又沉默了許久。

『我非到下面去不行了，』女的微笑着說，於是在男人的心裏好像跳起來一般的衝擊了一下。沉默了好一會，纔勉強地說：

『又要開始做副業了嗎？』

『屢，非再糊五十把不行呢。』

『爲什麼要這樣做呢？』

『這不是對於男人的義務嗎？』女的這樣的說着又嫣然的笑了。

『啊啊！我要早一點逃出這種地方，』男的在心裏像喘息一般的想。『我要暢暢地吸一下新鮮的空氣，要將這種燒眼睛的印象和憂鬱完全全的排除出去。……』

但是，連什麼都不成功，錢袋裏祇有三毛錢了，他好像瀕死的病人將石頭拿起來一樣地想要將談話說到遠一點的問題去。

『男人對於你的副業多歡喜的嗎？……』

『那還有什麼話說呢，多賺些錢，總是高興的，……所以很放心呢。』

『糊一把開扇得多少錢？』

『四厘。』

『四厘？……真便宜呢。』

『但是積少成多，還是可以得許多呢。』她這樣說着很下流的笑了，在她的笑裏含着『那

個是和這個不同的呢』的意思。

『一天能糊多少呢？……』

『從一百二三十把到一百五十把光景，但是到這裏來一趟非少糊四十把不行呢。』

『四四，一角六，』男的這樣想着，好像要窒息的樣子，他覺得除出將她殺死，或者將自己殺死之外沒有方法了，他橫轉睡着，將眼睛閉了。

『太熱一點呢，』女的將胸部再袒開一點，用手裝做扇子的樣子，『啊啾，你額角上都是汗呢，』她將上半身靠向男子，用手替他揩汗。

『額角上很冷呢，身上不舒服？』

男的什麼也不回答，顏色蒼白得一點血色都沒有。

『你……』女的靠近他的身旁，用很低的聲音說：『你不能給我些嗎？我非買粉不行了呢。』

『啊，苦痛得很，你將我殺了吧！』男的在

心裏喘着，『畜生，你看錯人了！』

『你沒有錢嗎？沒有五毛，那麼隨便多少都好的。』

男的忽然生起氣來，在什麼地方濺着的血，好像一起都匯集到頭上來了的樣子，他無精打彩的坐了起來，以袋裏拿出了三毛錢的錢包交給了女的，便像滾一般的走下了樓梯。

女的毫不介意，數着三張染污了的票子，好像在說『啊啊，這就行了』一般的露出了滿足的笑容。

二

外面的梅雨還是在下。周圍一點聲音都沒有。

窗子完全閉了，火盤狼旺地燃着，所以在齷齪的室內，充滿了異樣的氣味。

兩個人都不說話。

在燒焦而污穢的席子上面，放着紅色的纏褲和綠色的腰帶，木梳拋在房間的角上。

這是可以使人戰慄的奇怪的光景，女的似

乎很滿足地說了一聲：『真有些利害呢，』於是將兩只手像游泳一般的反向後面，不轉眼的看着男子。

『請你這裏讓一讓開，』女的完全用甜蜜的話來說，『我要看被梅雨打濕了的綠色呢，……』

於是男的離開了她的旁邊，坐在一張短桌上，但是他的眼睛，却好像患着熱病一般的充滿着光亮而一瞬也不離開女的。

『這樣就行了嗎？……』女的好像爲劇烈的慾望所疲倦了一般地喘着說，於是男的在短桌上好像發命令一般的叫着：

『還有，還有……』

『啊唷，哈哈……，』女的像發量一般的看着男的笑，

『你，你今天有點怪呢。』

……………

男的再回到短桌上的時候，又命令的地喊着許多殘酷的說話，但是女的却總是很歡喜地

聽從了他的命令。

『已經夠了！』男的又像哭泣又像呻吟一般的說，『畜生！今天多得很呢！』

他將稍稍膨着的錢包，向着女的擲去。拍！很劇烈的一響，女的張開了混濁的眼睛，微微的一笑，等到錢包拿到手裏，她好像小孩子一般的高興起來。

『這些都給我？我真歡喜！』

『隨你！……』

『裏面有多少？』

『你的貞操的全部。……』

『啊，啊……』女的忽然圓睜着眼叫了起來。

『我不要這許多。』她將打開的錢包閉上，放在自己的旁邊，暫時想了一想。

『我……那麼稍稍拿一點吧。』她從新拿了錢包，從十塊錢光景的錢包裏面拿出了兩張五毛的錢票，說：

『我拿了這些。』因為鈔票沒地方放，於是

將兩張票子緊緊的捏在汗濕了的手裏。

『呀，前天不夠兩毛錢，是嗎？所以祇拿了三毛，不妨嗎？……』她這樣說着，又嫣然的笑了。

她是去賣淫嗎？英法的
 蔽隱舒展誠使人不易
 猜所以總之日本人的文章
 差不多是在這樣的圈內打
 轉，色情的國度永遠培
 植着靡濫的肉慾，一可
 是時，星露着甜蜜與細膩
 趙 癡德

被殺了的火鷄

—

衣衫襤褸，身材短小的一個鄉下人一般的青年，走下了駿河台的坂路。他的臉色蒼白，頰肉完全消失，眼睛在深處發光。

時候還在下午三時光景，路上有年輕的女學生，大學生，穿過人叢的電車，腳踏車，汽車，很是熱鬧。他好像毫不關心的一般看着地面望前走去。

他好像在想像些什麼，但是他的脚步却非常的快，他好像是非常地興奮着。

到了坂路中部，他稍稍吃驚地立定了，因為他在地上看見了一個差不都要和他衝突的人影的原故。他抬起頭來看了一眼，蒼白的臉上立刻紅了起來。

『終於要離開東京了！』他嘆了一口氣，低聲地說，回轉頭來，他痴望着一個在溝石上咯咯地走去的女學生的端麗的背影。

不久，在他的臉上露出了一種冷笑的颜色，這是在嘲笑他自己。

他像跑一般地走下了坂路。

在浴場裏，一個人都沒有，浴水像水晶一般的清澄，從窗子裏射進來的陽光，照在朦朧地上升的蒸汽上面，發出了異樣的光輝。

他將身體橫浸在溫和的水裏，用手腳支住了體重，陷進的眼睛望着明亮的天花板上。

『我是被解放的了！』他大聲獨語。

從鄉下出來不到一年，就被都會生活戰敗而逃出東京，他覺得有點寂寞，但是，在一方面逃出了鳥籠一般的連呼吸都不自由的雜誌社

，從此可以自由地在青空之下生活，又不覺快活起來。尤其是出人意料地將擺架子的社長和自命聰明的外交員鈴木了幾句這一件事情，更使他說不出的高興。

.....○.....

『麼，你不做了？對於這個雜誌社你要不幹？有什麼不滿意嗎？』

他想起了吃驚得兩眼圓睜的鈴木的面貌。同時，當他想起了這種情景的時候，像他一般老是被人家當做呆人看待的鄉下人，那時候爲什麼能夠這樣冷靜地對付狡滑的鈴木，連他自己都有些不能相信起來。

『不滿意的事情多得很！』他說，『日裏夜裏都受着社長的監視，一步都不能出外，而且每月的薪水祇有五元。』

『但是社長說到明年加到你十元呢。』

『那麼，社長打算到明年還用我嗎？』

『……』

『不見得吧，社長是連這五塊錢的另用都

已經不願給了吧。』

『你爲什麼要想這種事情呢？』顏色蒼黑而嘴巴很大的鈴木，咬着他的嘴唇，裝出一種似乎很狡滑的怪相。

『社長和你的眼睛，不是每天在說「要革你的職」嗎？』

『那有這種話！』

『你說這是我的偏見嗎？那麼，你今天斗茶役到樓下來幹什麼？似乎很嚴重的有些什麼緊要公事？』

這樣一逼，鈴木心裏似乎很有些狠狠的樣子，於是，他的顏色立刻柔和起來，用別的話來應付，

『你想回家去嗎？』

『不，想到離東京十里路光景的千葉的 B 村去。』

『生活怎樣呢？向你哥哥要錢？』

『我找到了一個編纂古畫骨董圖書的位置，名稱雖叫編纂，實際上不過是從大的書籍上

拔萃些東西而已。』

『 麼，你真預備得周到呢，……那件事幹得下去嗎？』

『 一枚祇有一毛錢，但是做些夜工，大概不會餓死吧，到了鄉下，另用錢也要不了五塊錢的。』

當他這樣說的笑了的時候，鈴木又裝出一種吃了毒藥一般的怪相。突然，他很不高興地將舌頭一響，奮然地跑下樓去。

想起了鈴木那時候的那種憤怒的惡相，和他在隔開洋館和日本室的門檻上絆了一下，差不多要倒下來的那種狼狽樣子，正好像看了淺草的喜劇一般有趣。——他從容不迫地浸在浴場裏，發出聲音來大笑。

在他現在的心裏，已經掃盡了從前的一切哀愁，而充滿了對於新生活的希望和歡喜。在他血紅的肌肉上，用肥皂的白沫洗去了不快的都會的汗水。

用冷水在頭上澆了幾下，他走出了浴場，

兩手按住胸部，好像在反抗些什麼似的，將全身映在大鏡子裏面。

『我的肉體何等可憐！』他獨自說，臉部因為每天看慣了，所以不覺得什麼改變，但是身體却已經瘦得像叫化狗一樣。祇有胃部稍稍膨脹，（他患着胃病）全身的肌肉，完全脫落，從表皮外面，可以數出一根根的肋骨。

他在旁邊的磅秤上一秤，體重祇有十二貫四百双了，——減了兩貫以上。

『和在鄉下時候的肥胖肉體比較起來，有了何等的差異！在半年之間，我的血和肉已經榨去這許多！』他這樣想着，覺得說不出的高興起來。

『我的血和肉，被奪去了二貫多。……』他心裏這樣想，精神很足地對賬桌上的女人說了再見。

這天晚上他從上野動身，從車窗裏望見的那些嫩葉中間的公園燈火，永遠的留在他的眼底。

二

從第二天起，欣治的新生活開始了。

他遷來的 B 村，是一個沿着池沼的村落，三十戶光景的污穢的農家，排列在朝着池沼的小山腹部，樹林深處，以及離開沼地不滿五間的那些潮濕的低地上面。在可以眺望池沼全部的高地上面，建築着幾家白漆的洋房和瀟灑的日本式莊子。

欣治所租的房子，建築在村莊南端的小丘上面，是一間倉庫一般的破屋，祇有兩間六席的房間，此外連廚房便所都不齊備。三面都是露出稻草的泥牆，祇有向池沼的一面裝着玻璃。

『這間小房子是一個發狂的農人住過的，他是六十幾年之間，一動也不動地專和泥對眼睛的獸狂。不要緊嗎？假使你胆小，那麼還是不租好，……泥土是很可怕呢，說什麼和泥土親近，這都是不知道農人的痛苦的謊語。』

當友人和他這樣說的時候，他毫不覺得不

安，而且反覺得有點想要嘗試苦痛的快味的誘惑。他用有力的口氣，稍稍誇張地說：

『假使是獸狂，我正求之不得呢。』

這間小房子，是村莊所有的，獨身者（村裏人都是這樣叫），狂人死了之後兩年以上不曾住人，所以屋子裏灰塵滿地。他掃清了灰塵，在黑褐色以牆壁上釘了圖畫、窗子上掛了淡綠色的窗帷，將從友人那裏拿來的破籐椅子架了眼床；再走到離開村落八九町的A町去吃了麵，買了自炊的器具，回到村裏，太陽已經躲進對面的竹林裏去了。

被暮色籠照着的池沼景色，真是非常好看，他將疲倦了的身體橫在床上，痴痴地望着這種暮景。

對岸的空中，都染了淡紅，淡紅的下面，都是紫色的暮霞，森林，竹林，農家都像畫裏的景子一樣，池裏的水，像酒一般的平滑，和對岸離得愈遠，牠的顏色愈覺得濃烈而美觀。

他被這種景色恍惚了好一會，真是靜寂！

一點聲音都沒有，周圍都是一樣。

這完全是和深夜一樣的感覺。

他的眼臉漸漸沈重起來，他要想反抗牠，於是好像微微地聽到一種聲音，這好像遠遠地放着的槍聲，又好像是就在耳邊鳴奏的音樂。

他張開眼睛，拗轉身體來看，原來這是在桌子上燃着的洋燈的聲響。

池沼漸漸的暗了，在薄暗的水上，吹來了一種和暖而甘美的微風。

昨天他還住在都會裏面，他想要回想一下都會的情形。但是，這是完全不可能的。都會的一切物象昨天還是很明白的存在，到今天已經變成一種美麗的幻覺。

這是迴轉着的都會！

道路，建築，電車，汽車，凡此一切，都好像是像機械一般地迴轉。渺小的人間，在這種熱狂的渦卷裏面，叫喚哭笑，喘息游泳。

他心裏感到了輕微的驚慌，立起身來，搖

着頭在房裏亂走，似乎很珍奇地看看污舊的牆壁，望望蓋着一個紙笠的古舊洋燈。

他想起了變成獸狂的房子的主人，這個狂人也一定是每天看着這些牆壁，天花板，洋燈，和池沼的風景的吧，他這樣的想。

突然，他好像看見了一個可怕而陰暗的相貌，不可思議的顫動，在他的身體上巡流。他全身感到了一種好像遇見了一種重大而強烈的存在物一般的力量。

都會是幻影。

都會是不存在的。

都會是就要顛覆的。

他用力地在這間狹小的房子裏走着。

三

生活是很單調，但是他的精神上，却充滿着元氣。

他和討厭的雀兒聲音同時起床，賞嘆一回銀色的池沼美景，掃了地，走到鄰家的井邊去洗面。

）鄰家的農人，常常要和他談天。一株梅樹結了一斗五升梅子的事情，三徑酒醉子將鐵帆當作枕頭睡在路綫上的事情，警察想要捉賊跌進了松林裏的狐鼠裏的事情，松戶的牙醫生被兩個小老婆包圍了的事情，——性情好的他，不管對手要不要聽，一五一十的講給他聽。

『我的女人嗎？那是，……她是對面村長的女兒，完全是，完全不懂事，連鵝都要欺負他，所以嫁給了我一般的窮人，哈哈……』

『你又將我的壞話講給先生聽嗎？』用很大的土釜在燒飯的女人，很和氣的說。

『誰。……誰來講你這種老太婆，我，現在在講 B 村最漂亮的姑娘給先生聽呢。』

『那麼，你講那一個？』

『子之助的女兒呢，……先生，你不想娶他嗎？很漂亮的女人呢。』

欣治一邊笑一邊搖着手，避開了他的閑談。

燒飯吃飯，於是着手編纂圖書，討厭起來。

，借了鄰家的小船去釣鮎魚。（這是預備做夜飯菜的）有時候，到離開五六町的地方去找他的朋友畫師。晚上看些書，或者寫些拙劣的劇本。

每隔一天，他總到 A 町去一次，將做好的原稿送到東京去，又在那裏去領取從東京寄來的很少的報酬。買些乾菜，或者沾些魚肉，也有些時候和健康的魚店主人，下棋直至深夜。

到 A 町去，有許多路徑可走，穿過陰森的松林而走出大路，這是最近的路程，但是他不喜歡這條道路，所以總是沿着池邊走去，這一條路雖則稍稍遠些，但是地方暖和而風景很好。

離開他的小屋七八町，在很低的沼地上，有一家農戶。從裸着的岩壁上面，長着一株向池沼方面前屈的松樹，這種像大手一般照着的枝幹，好像是正在壓迫這家小小的農戶的樣子。

房子很小，而且很髒，又有些傾向南方。

牆壁都已經剝落，從骨格和骨格之間，可以看見裏面是一間很暗很髒的水車屋子。在朽穢了的屋頂上面，也有許多很大的窟窿。

欣治的脚，總是規定了一般的在這間房子前面立定，他蒼白的臉上浮着微笑，走到這份人家養着的火鷄竹園前面。

在這處差不多完全沒有怨恨，苦惱，反抗心，而缺少刺戟的和平村裏，能夠喚醒他的銳敏的神經的，祇有這種火鷄了。他看見火鷄的相貌，總好像是看到了象徵化了的近代人心象一樣。同時，這也就是他自己也共有的那種討厭的感情。

在稍稍帶黑的紅臉上面，長着兩只似乎很狡猾的眼睛，濃青的鷄冠，好像不論什麼時候都負着重荷一般的那種難看的樣子，欣治都不愛看。尤其是十幾只如實地表現着近代人的醜惡和滑稽的火鷄，在狹小的竹籠裏面，好像在說：『我是生物之王』一般的從容不迫地走着的那種態度，使他覺得不能無關心地旁觀。他每

次看見這種樣子，總誘起了一種要想跳進圈子裏去用手杖痛快地打牠一下的衝動。

欣治立在竹圍前面的時候，總有兩三只火鷄像扇子一般的張開了牠的後尾，走到前面來對他恐嚇。那種『ㄨㄨㄨ』的聲音，和雜誌社裏的主人呼叱茶役的怒聲完全一樣。

他的心立刻憤怒起來，等火鷄走近他身邊的時候，突然用手杖在竹圍上亂打，或者用脚在地上一頓，有時候發出『ㄨㄨ』的聲音來嚇牠。

這樣一來，火鷄總是把頭頸一縮，好像吃驚一般的立定，牠的心裏感到了非常的不安，但是在表面上却決不流露，牠裝出一種『你敢和我對抗嗎』的神氣，凝視着欣治。

欣治也格外憤怒起來，好像不打倒他這種虛勢不能甘心一般的，用手杖更劇烈地在竹圍上打擊，或者發出更響的怒聲來嚇牠。於是，火鷄立刻收下牠的後尾，好像敗將一般的逃走。

當他看見這種逃避的背形的時候，好像孩子一般的高興，發出大聲來歡笑。

但是，一次打退了牠們，他還是不能離開竹籬的，火鷄看見了他要想離開的樣子，立刻又會張開了後尾追來。假使欣治不去和牠做對手而走開了的時候，牠便像戰勝了的勇士一般的在籠中揚威耀武。

起初，他不過是和玩玩具一般的和火鷄作對，但是日子愈多，他愈覺得當真的對火雞焦燥憤怒和歡喜起來。

火鷄的那種虛勢和不肯服輸，愈想覺得愈和他自己所有的脾氣相像了。牠的相貌和眼睛，也和吃醉了酒，罵茶房和女僕的社長完全一樣。

一看見火鷄，他的心便會緊張起來，他常和遇見了仇敵一樣地隔着竹圍和火鷄爭鬥。

這種感情增高起來，他覺得隔着竹籬用手杖威嚇，和用大聲驅逐已經不能使他滿足了。他想要將牠們的首領一般的那只最大的火鷄殺

掉，或者用手杖痛快地打牠一下。

他的慾望終於達到了。

有一天，他裝出逃走的样子，將最大的火鷄引到竹笆前面，當火鷄耀武揚威地正要轉身的時候，他很快的回轉身來，用手杖從竹笆上面對准了火鷄的頭頸打了一下。

幾只火鷄同時發出悲鳴，他覺得非常滿意。

。

他頭也不回的沿着池沼，很快的逃回了自己的小屋。

到了翌日，以其說感到打倒了火鷄的快活，在他心裏，到不如說有些覺得自己的敵愾心和征服慾的可恥了。

火鷄不知怎樣了？不會死吧？即使不死也一定受了很利害的傷了。——他這樣想着，心裏不安起來。

『那農人一定在生氣了！』欣治靠在眠床上面想，『那人家什麼時候都空着，不知是些什麼人住着的？今天一定在等我了，他今天——』

定要打我吧，……什麼，怕什麼呢，被他拿住了也不過認了錯，假使死了，最多不過是賠了些錢。』

但是到了下午，當他走近這家農戶的時候，上午的想像完全消失，心裏又充滿了爭鬥和征服的慾望。

和以前一樣，一個人都沒有，祇是昨天被打的火雞，却無精打采地蹲在角上。他的心裏覺得非常滿足。

兩只火雞，比從前更凶的向他進攻，他微微的冷笑，正想用昨天同樣的方法，用手杖着力向火雞背上打去的時候，突然聽見了一聲尖銳而近於悲鳴的姑娘聲音，

『爸爸！』

他吃了一驚，回轉頭來，祇見農家門口立着一個鄉下姑娘，用含怒的眼色看着他自己。

兩三分鐘之間，他們兩個對看着一動也不動。

他臉上緋紅，立刻將舉起了的手杖放下了下

來。當他很難爲情地看着竹笆的時候，兩只戰勝了的火鷄悠悠然的在笆裏走着。

他低了頭走開，走了兩三間之後回轉頭來，那姑娘還是向他看着，那雙充滿了憤怒的眼裏，好像是包着眼淚一樣。

第二天第三天，他都不走池邊，他穿過了陰森的松林，到 A 町去。

他覺得非常的後悔，很想去向她謝罪。他心裏想，假使她肯見我，我不妨賠她一只火鷄的代價。但是爲着這一件事情，他總覺得沒有去訪她的勇氣。

她實在是太可愛，太美麗了。

他想，『她就是鄰家農人所說的 B 村最漂亮的姑娘嗎？』

血氣很好而圓圓的兩頰，胡亂地梳着而黑得發光的輪髮，（結髮的一種），兩個堅硬的髮輪，恰恰聳在髮際生得很好的額角上面。緋紅的嘴唇，燃燒着憤怒的黑而且大的眼睛，——當他想起了那雙眼睛的時候，他總是不知不覺

地走進了甜蜜的空想。

她穿着一件好像已經在池沼裏洗過十幾次的柳條布衫，束着一根細帶，在褪了顏色的圍裙下面，露出了那雙穿着草屨而染了許多泥土的大腳。

連這些細碎的地方，都在欣治的頭腦裏回憶起來，這些服裝，都好像和她鄉鄙的美麗非常調和。

他兩次三番很長的歎息。

第三天下雨。

第四天他除去了一切不安，望着沼邊走去。這是很和暖的日子。從路旁的草裏和膨脹了的泥土裏面，都發出白色的水氣，池上發出洗重的銀光，對岸好像夢一般的模糊。

樹林裏面的黃鶯發出粗野的啼聲，遠遠地不知誰家的狗兒在叫。地上的一切，都覺得溫暖，快樂，靜寂，和平。

欣治走了兩三町，覺得胸部膨脹，混身的血液在身內飛轉一般的幸福起來。他用手杖打

打樹枝，或者立走了學學鶯叫。

火鷄的竹笆已在前面了。

他想要不停留地走過這個地方，但是因為那姑娘不在，所以他又像從前一樣的立在竹笆面前。

受傷的火鷄雖則沒有元氣，但是依然在走。他聽見了欣治的足音稍稍立定了一會，但是立刻又裝作不看見的走去。

一只火鷄撲過來和他挑戰，但是牠已經非常消瘦而且跛了一腳，當他看見那種後尾張開的難看而瘦弱的樣子，心裏並不像平常一樣的發生反感。正好像看着嚴肅的丑角一般地覺得好笑。他在臉上浮着和平的微笑，望着這種有趣的樣子。

跛了腳的火鷄因為他的威嚇沒有效果，所以發出更響的聲音來對他示威。牠這樣一連反覆了好幾次。

在第四次，欣治因為好奇稍稍退後了一步，於是，那可憐的火雞正好像得了絕大的榮譽

的將軍一般地，突出了牠的小胸，悠悠地回到了同伴隊裏。

從肚子底裏湧出來可笑，欣治終於隱忍不住了，他發出了輕快的笑聲。

當他笑着將眼光移到竹笆上的時候，突然，他吃了一驚將笑風抑住了。

大約是從後面松林裏回來，背着松枝的漂亮姑娘，在短衣服下面露出了紅色的襯裙，立在他臉前朝他看着。

他立刻臉上緋紅、胸裏覺得異常的騷動。

或許是很性急地抑止了笑聲的原故，他全身感到一種呼吸都好像要停止一般的壓迫。

他覺到自己的臉孔好像漸漸地縮小起來一般的痛苦，他想要在臉上裝出些笑容，但是這種努力，反使他愈覺得臉孔縮小。

這是極短的時間，但是在他好像是已經過了很長的時間。

忽然，他覺得自己臉上已經浮着微笑。他覺得安心——這時候，她已經走進了陰暗的屋

裏。

他不知不覺地走。

在他的眼前，好像是迴繞着一種濃厚的熱氣。似乎燃燒着一般的綠麥，浮動着的黃色菜花，銀色燦爛的池沼，都好像熱光一般的射住了他的眼睛。從這種熱光裏面，他可以很清楚地看得出臉上漲得緋紅而嫣然地笑着的那個美麗的姑娘的容貌。

四

他常常看見這個姑娘。

她有時候在井邊洗菜，有時候在門外敲稻草，但是遇見了他總裝做不認識的樣子，但是，自從有一次兩人視線相會，紅着臉行了一個禮便忽忽忙忙地逃進屋子裏去之後，見了面的時候，她便向他笑着招呼了。

他每天沿着池邊走，不遇着她的日子，一天到 A 市去走兩次。

遇着她的日子，他便覺得一天都是幸福，不遇着的日子，他便生着氣去和火雞爭鬧。

五月初，有一個劇團到 A 町來。他和朋友一起拿了酒和點心去看戲。——這是很美麗的星空！

在閉場之前走出了戲棚的欣治，在乾物舖子前面和朋友分路。道路的兩旁，都是菜田麥田，肥料的臭氣，菜花的香氣，野草和泥土的氣味，一陣陣的撲進鼻官。他的酒還沒有醒，池邊的涼風，吹進了他的懷裏。

他的心裏充滿了爽快的興奮，他模仿戲子的聲色，胡亂地唱些台上的音曲，對於一點也不好笑的事情發出大笑來歡笑。不歡喜都會色彩濃烈的演戲的他，也覺得了一種好久不曾嘗味的演戲的趣味。

醜陋的戲棚，從上面掛下來的排燈，拿了許多酒點來看戲的純朴的鄉民，開幕時候高呼『某某人滿場』的那個禿頭老人的聲音，——都使他高興，他好像回到了許久不曾回去的可愛的故鄉。

戲子都很拙劣，但是在他却都將他們當作

名優，他覺得演者和觀者之間一點都沒有間隙。

走到了池邊而正想向右轉灣的時候，他看見離開半町路的後面，有一張燈籠像飛也似走下坂來。

這是年輕女人的木屐聲音。

他立定了，等了一會，忽然很狠狠地又向前走。——

這就是她！

沿池走了不到一間路，姑娘就追着他。

『請等一等！』她很胆小地低聲說：『不要緊的，請你帶我一起來吧。』

他立定了吐了一口熱氣。

『你也去看了戲？』

女子的頭髮氣味，沖進了他的鼻官。

『曖曖，』

『一個人？』

『不，和大家一起，……今天的戲真有趣啊！』

『你在什麼地方？我不看見你呢。』

『阿榮打扮得太遲了，所以你們占了好位置，我們在一直後面很黑的地方。』

兩個人沉默着地了好一會，池沼森林，都很黑暗，明亮的祇有天上的星空。

道路很壞而且黑暗，所以兩個擠得緊緊的走。她圓圓的肩膀，常常和欣治的右肩衝撞。這樣衝撞一下之後，他總感覺到在她身上有一種強烈的戰慄，於是兩個人稍稍離開一點，但是在不知不覺之間，手和手，肩和肩又接觸起來。

頭髮的氣味，女人肉體的甜蜜的香氣，一一涼爽的夜晚，又將肥料和池沼的氣味吹來。

奇妙的沉默繼續着。

欣治想要逃出這種沉默，很想問她『爲什麼不看完戲文，』但是無論如何也說不出口來。

燈籠動搖，眼前有些閃耀。

漸次高漲起來的感情，他覺得無論如何也

抑壓不住了。

『你很會吃酒嗎？』她突然這樣問了。聲音很低，有點發抖，而且很不自然。他好像回答了，但是回答些什麼，却連他自己都不知道。

『她們都在笑我，說我專在看你。』

她這樣說着，勉強地笑了。

像火一般熱的東西，好像在他的右手肌肉上走過。不知不覺的他們的手緊緊地捏住了。

兩個人一句話都不說，也不互相觀看，但是在兩人心裏，却像火一般的燒着。

好像背了重的東西走路一樣的，腳上有一點發虛。

到了她的門口，兩個人立定了，吐了一口深長而火熱的呼吸。

被汗打濕了的兩手分開；兩個人像石頭一般的看着池沼不動。

他聽見打燈籠的聲音，稍稍吃驚地回頭來看，燈已經熄了，眼前完全黑暗。

女人的熱的呼吸，吹到了他的頰上，他不知不覺的將手摟住了她的頭頸求了一個接吻。

五

熱血沸騰，思想混亂，眼睛發眩。

草，木，土，水，——眼睛裏所映的一切，都受着飽滿的光，煽動着煩惱的情慾。

他的健康一日日地復原。食慾增加，運動適宜，從書裏面吸收情熱，一切感覺，都盲目地集注到慾情裏去。

他每天看到這個健康的少女。但是後來不知什麼原故，在兩人之間發生了一種不能說明的障礙，因此平和的談話和歡笑，都不能繼續下去。他們常常互相以情熱的眼睛凝視，嘆一口氣分別。

有一天晚上。

鄰家的農人因為種完了苗，來叫欣治過去，被這位鄰人和他的軍人出身的兒子勸着，他不覺吃得很醉。三人一起唱起歌來。

『暗的晚上，

暗的晚上，
暗的晚上，
抓住了父親，大談情話，
混賬東西，敢來胡纏！
原來是父親，
對不住了！』

他唱着這種別了B村纔學會了的山歌，兩父子都捧腹大笑起來，於是性質很好的父親真的講起他自己的情話來。

『我年紀輕的時候，常常在晚上去會女人的呢。』

欣治走出鄰家，已經十點鐘了。

外面像銀一般的白，圓圓的月亮照在池子上面。在池子裏面，有些水鳥的啼聲。他蹣跚地走着，回到了自己的屋裏。他想要從窗子裏進去，但是試了兩次都不成功。他皺着眉頭，用他的醉眼在室內看了一遍。

『這是何等的冷靜！』他似乎很不平地獨語，好像這已經不是他自己住的房子一樣。

桌子，眠床，牆壁，洋燈，都受着月光，呈出蒼白的顏色。這種存在，覺得是冷靜而且嚴肅，好像是在責問他浮動的心理。——他突然感到，好像在他的桌子前面有誰坐着一樣。

『是誰？』

但是，誰都不在。他很高興地將舌頭響了一下，回轉頭來，似乎和誰反抗一般的向池沼方面走去。

他用大聲唱着野卑的歌謠，獨自一個歌嘯強笑。但是，不一會，他又像啞子一般的陷於沉默。

在他的心裏，起了暴風雨一般的騷動。

他在自己腦子裏面，描想出那姑娘的肥胖的裸體姿態。她情熱的眼，圓圓的手指，紅色的襯裙，大的腳，都好像在他的眼前亂舞。爲情慾所燃燒着的熱血，像發狂一般的在他的身上奔馳。他捏緊了手，盲目地向她的家裏走去。

他對於唯一的她的父親，不覺得恐怕。她

的父親他不曾見過，但是據她所說，爲人非常溫厚而且聾了兩耳。

他在板門上推了一下，毫沒動靜，搖了幾下沒有結果，於是繞到了松林後面的後門。他爬在堆着的松柴上面，想要推開木窗，但是從松枝上滑了下來，在膠裏重重的打了一下。

他裝着苦臉立着，很不高興地將舌頭響了一下，狂一般的慾情愈加熾烈起來。

他重新回到前門，差不多要打開板門進去，用拳頭在門上敲着，一邊叫着姑娘的名字。

『是誰？』這是充滿了不安的女子的低聲。

『是誰呀？』

『常姐，是我，是我！』

沒有回答，靜默了一會。他又敲門，用訥訥不吐的口氣，叫着她的名字。

『你，做甚麼？』

從離開門口兩間遠的竹格子裏，發出了很怕慌的女子聲音。

『常姐，是我，……』

他吃了一驚，立刻放低了聲音，好像釘住的人一樣地，呆呆地立在竹格子的前面。

『啊！何等的美麗！』

她很慌張地從床上跳了起來，身上祇圍着一條襯裙，上半身完全裸着。她好像對於這件事情毫不覺得，祇是爲着一種恐怖所襲而呆然地立着。

目光照住了她的全身，蒼白的光線，在她豐滿而柔和的肌和肉光滑的曲綫起伏上亂舞。甘美的奇怪，甘美的恐怖，甘美的恍惚，包住了她的全體。

『常姐姐！……』好容易他叫出姑娘的名字。

『讓我進來吧！』

『不行，不行！』她用低聲而有力的口氣來阻止，蒼白的臉上，一點變動也沒有。

『給爸爸看見了可不得了呢，快回去吧！』

『不要緊，不要緊的開一開門吧！』

『不行，你吃酒醉了，不行的！』

『不妨，不妨！』

『驚醒了爸爸可不得了呢，快回去吧！』

立刻，他扭住了一根竹格子，陳舊的竹條，很容易地和釘子分開，他很快地用右手抓住了她的腕部。

『常姐！』

『討厭！』

一瞬之後，她的臉上立刻變出憎惡的形相，她像要折斷他的手腕一般的將自己的甩開，用力在他肩膀上一推。

『常姐！……』

欣治一邊說，望後面倒了下來，她頭也不回的跑回了她的床裏。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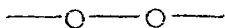
醒來的時候，太陽已經很高，鄰家小孩子的讀書聲，女人的呼鷄聲，都可以聽見。

頭腦覺得沈重，身體上還是在痛，他想要飲水坐起了半身，但是又立刻皺着眉頭伏了下去。

窗帷掛着，但是窗子却完全開放。一只木屐橫在旁邊，席子上面沾了許多泥土。

一件一件的想起了昨夜的醜態，好像身上被刀切着一般的難堪，這實在是太蠢了。

他想起了被她推倒時候的那種醜態，臉上火紅，好像是飲了些泥水一樣的感覺。



他想要不到 A 町去了，但是到了一定的時候又覺得坐立不安。充滿了憎惡的她的相貌，永遠地附牢在他的眼底，他想要到她那裏去向她謝罪。

太陽很熱。

穿一件薄薄的單衣，已經夠了，他爲着要除出他鉛重的情緒，所以換了一件衣服。

身體好像輕鬆了一些，涼爽的薰風吹着他的輕擺，手脚都覺得涼爽起來，清快的單衣的香氣，使他鉛一般沈重的心境變成光明。

走近她家的時候，他突然停止了脚步。

他吃了一驚，似乎聽見了她的清朗的聲音

○

莫非是聽錯了嗎？

不一會，從渡船方面聽見了叫着『喂！』的男子聲音，他望着閃爍着的池沼對面，好像失了魂的木偶一般的向前走去。

『喂，爲什麼這樣像痴人一般的走？』

當他走到火鷄竹筴的時候，她突然從屋子橫邊跳了出來，像罵人一般的叫着。

『我方纔叫你，你不聽見嗎？』

但是，他沒有說話可以回答她了，他祇好紅了臉孔，呆然地向她望着。

她穿了一件新的單衣，束着一帶有茶花模樣的帶子，在頭頸上圍着一塊白的手帕，手裏拿着鐮刀和籃子。對於昨夜的事情，好像全不知道一般的，堆着笑臉向他看着。

『爲什麼呢，這樣呆人般的？』

『到那裏去？常姐！』好容易抑住了心裏的騷動，他開口說。

『到林子後面去採蕨呢。』

『和誰？』

『和誰？我一個人呢，你不和我同去嗎？』

她忽然臉上紅了起來，旋轉身子，用不平的口氣說：

『我等了你好一回了呢，你不去我也不去吧！』

——○——○——

兩個人立刻走上了屋子後面的樹林。她將鐮刀和筐子交給了上面的欣治，提起了衣服的下裾，大紅的襯裾在風中飄動起來。

『來！你攙我一下！』她滿面堆着笑容，用含情的眼色對他望着。

『你沒有力氣的，不用力吊一下，兩個人會一起滾下來呢。』

『不要緊。』欣治用微顫的聲音回答，將兩手伸了出去。

她用力地捏住了欣治的手，很熟練地向上跳，兩個人的胸口恰恰相撞，差不多要向後跌倒。

她放開了緊緊地捏着的欣治的手，用衣襟揩了一揩嘴巴，便轉身向樹林裏面跑去。跑了半町光景，回轉頭來看他一下，嫣然地笑着向他揮手。

林子裏面靜寞得狠。

在樹林深處，黃鶯在叫，她非常天真和康健，一邊像跳舞一般的走，一邊在模仿鶯叫——她的聲音比黃鶯更好。

對於採蕨，她毫不熱心。採了的蕨，不放进筐子，而拿來當什玩具。或者插在頭上，或者摘得粉碎，或者拋得很高用手去接；當她接不着或者在樹根上絆了一下的時候，便放聲大叫，紅着臉從欣治身邊逃開。

『你這樣將蕨當作玩具，會壞了你的眼睛呢！』欣治想起了自己鄉下因為採蕨而瞎了眼睛的百姓。

『這些都是假話！』她很狡猾地笑着說。

『大人專用這些話來騙人的，』她向着後面像跳一般的跑去，一面用低聲說：『不是爲着

探厥，是爲着會男人纔壞了眼睛呢。』

欣治跟在她的後面，但是無論如何總是追她不上。躲在樹蔭的她，看見他走近去的時候，敏捷得像松鼠一般的逃走。

同樣的事情反覆了好幾次，他覺得無論如何總是追她不上的了。到後來，終於不見了她的去向。

一面搜尋，一面叫她的名字，但是沒有答應。他覺得失望，終於坐在樹的下面。

混身都是濕汗，心臟跳得利害，身上覺得疲勞，但是神經却尖銳得像針鋒一樣。

他覺得茫然自失，昨晚和今天的生活，好像毫無連鎖。他對於這個姑娘不能了解。她現在在做些什麼？自己在做些什麼？都不知道，祇有惱人的情慾，火一般的在他心裏燃燒。

『我是何等的卑鄙！』他這樣想。

『她能夠這樣天真爛漫地歡笑跳舞，而我的眼裏却始終燃着卑下的火焰！——正像餓狼在等候機會一樣。』

他想要抑制這種卑下的情慾，將眼睛閉了，對自己責備，對自己唾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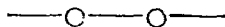
黃鶯遠遠地啼着。

他嘆了一口長氣。同時，在離開他後面三間路的地方，聽見了很響亮的模仿黃鶯的聲響。

他吃了一驚立了起來。

他聽見了不自然地提高着的她的笑聲，立刻向那方面走去，於是，就看見了隨便地橫在地上的她的姿態。

他從斜面滑走下去，像發狂一般將自己投進了火一般燃着她的眼睛和張開着的她的手臂裏面。



樹林裏無限的沈靜。兩個人坐在斜面的凹地上面，茫然地望着池沼，麥田和菜花的顏色。

七

這是梅雨放晴的日子。

在池子上面，有一塊不動的白雲。太陽時出時沒，天氣非常的炎熱。

她在井邊洗蘿蔔，他坐在旁邊和她談話。

現在他們的心裏，已經毫沒有隔膜，他們能夠自由的談話歡笑。

他們暫時無言地互相用情熱的眼睛望着，但是這種沉默，已經沒有了和從前一般的苦悶，而是充滿了甜蜜，和平，和憐愛的情景。

『不要再討厭火鷄呢，你的心真偏得很。』她用涼爽的井水澆在蘿蔔和自己的腳上。

『那有這種事情……』他覺得她的那種圓圓的笑臉和含情的流盼非常美麗。『牠們沒有一只不是頑固而凶惡的。』

『沒有這種事的，火鷄是很和善的鳥呢。』

『祇有對於女人和善吧。』

『好，這不是你心偏的證據嗎？』

『爲什麼要養這種鳥呢？火鷄的蛋可以吃嗎？』

『我沒有吃過。』

『養了這種鳥能賺錢嗎？』

『我不曉得，爸爸歡喜纔養着的呢。』她這
樣說了，忽然不高興起來。

『這裏那裏都養這些東西，所以這村裏的
人都是偏心的呢。』

『那有這種事情，祇有東京人纔偏心呢！』

『我不是東京人啊。』

『你的故鄉是什麼？』

『秋田呢。』

『秋田是在青森縣嗎？你們村裏不養火雞
的嗎？』

『這樣難看的鳥連一只都沒有呢，我到了
此地，纔第一次看見火雞。』

『那是你全不知道的原故啊！』她用圍身裙
揩乾了打濕的手，用很小心而溫和的眼色望着
他說。

『什麼全不知道？……』

『火雞呀，……這種鳥很聰明而且和善。
東京人將牠殺來吃，所以心地不好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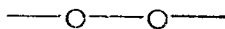
她說話時候的態度，表示出她對於自己所說的說話非常信任，這種態度使欣治覺得好笑起來。兩個人對於不同的意味笑着，一同走到了竹笆的前面。

他用手杖在竹笆上敲打，用怪聲威嚇，但是火鷄都是不瞅不睬地依舊在笆裏走着。但是，當她對牠們發聲的時候，四五只火鷄立刻裝出一種很恭敬的樣子走到他的前面，完全是和柔順的僕人一樣。

『和這個人鬧是不行的呢，他不是東京人呀，他是我們家裏的人了！』

她很認真地說，捏住了他的手，用溫柔的眼色望着他微笑。

兩個人離開了竹笆走進樹林裏去。他覺得她沒有比這一天更可愛更嫵媚了。



兩個人每天地相會。

有時候在家裏會齊了到林子裏去，但是爲着恐怕她父親和別人看見，所以大概總是分頭

到林子裏去聚齊。兩個人在林子裏總要等到池沼和菜田被暮色照住了看不清楚的時候，方纔回去。

但是，長時間的梅雨，妨礙了他們的歡會。

看着那種濛鬆得像細霧一般的小雨，壓住了池沼和樹林的時候，幽鬱着的頭腦差不多要變成發狂。

情慾的火焰在他的心裏燃燒，對於不肯聽話而難於理解的她覺得可惡。

他屢次叫她到自己的小屋裏來，但是她一次都不肯聽從。她總是用陰暗的臉色來拒絕，有時候甚至於生氣哭泣。

『那裏我怕慌，所以不去。』

愈和她認識，愈覺得她是不能理解的了。

她對於他所住的房子，非常的嫌惡，一次都不曾到他家裏去過。在這種時候，她的臉上常常現出一種和憎惡相似的表情。

這大概不僅是貧窮的原故，在貧窮之外，

一定有些甚麼使她不高興的原因吧。

梅雨一連下了三日，他便忍耐不住而跑到了她的家裏，但是結果總是毫無所得的回來。有時候她不在家，有時候即使在家也裝出生氣的樣子避開。

梅雨下了八天。

幽鬱和惱人的情慾，使他的呼吸都好像要停止了。每晚上總遇着討厭的夢。

有一晚，他做夢看見獸狂的農人裝着可怕的笑容立在牆壁前面，他嚇了醒來。於是一直到天明都不曾合眼。在這塊牆壁上面，正貼着一張歌剛畫的十字架上的基督。

他覺得獨自住在這間屋子裏，已經不能再獸了，再這樣地常住下去，或許自己也會變成獸狂人的。

決計搬去和友人同住，到梅雨晴了再搬回來。

朋友住的屋子，是這個村裏很少的樓房，前面是很大的田地，後面是到池沼去的渡塲。

從樓上望着在池沼裏渡來渡去的鄉民，覺得拮据的心境也可以開朗一些。

友人爲着要在秋天的展覽會出品，所以正在着手一張四十五號的繪畫。

題材就是『默狂！』描寫農戶顏面的幾張素畫，放上桌上和掛在壁上。

欣治將這些素畫一枚枚的觀看，用素朴而粗大的綫條，很巧妙地畫着農民的顏面。

但是他對於不論那一張的畫像，都不能表示同感。在各種顏面上，各有特殊的趣味，但是和他平常所猜想的默狂人的相貌不同，在這些素描上面毫沒有淒厲和強烈的感覺，毫沒有長時期被虐待的人類的反抗和咒咀。

不說那一張畫上的顏面，都是嘴唇很厚，鼻孔向天，眼睛周圍流露着笑容。這些，都祇能看作長期間苦勞着的善良而愚笨的農民的。

『這個相貌有模特兒的嗎？』欣治凝視着最後的一張素描這樣的問。

『看，前面田裏不是有一個從早到晚一聲

不響地在工作的農民嗎？就是他的相貌呢。』

友人放下了繪筆，望着前面田裏，霧一般的細雨，還是濛濛地下着。

『這個人的相貌上一點獸狂人的凶相都沒有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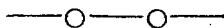
『凶相？……所謂獸狂人和我們所相像的很不同呢，遇到人的時候，總是微微的笑着的。』

友人這樣說了，稍稍沈吟了一會，又低聲地說：「

『據下面的房東太太說，獸狂人就是他的父親呢。』

『那麼，村裏人所說的都是誑話嗎？』他稍稍吃驚地說，『不是大家都說他是從越後流過來的獨身者嗎？』

『村裏的人都瞞着呢。』



欣治大概是六點鐘醒來，當他打開樓上的窗門的時候，模特兒的農人已經在工作了。不

在前面地上，便在後面田裏。

他總是一個人工作着，休息和吃烟的事情，欣治一次都不曾見過。祇有中飯的時候，他好像是到地主家裏去的。中飯之後，他又是這樣工作，一直要到周圍看不出的時候方纔回去。

這農民的相貌和友人所畫的相同。短頭髮蓬鬆地縮着，鼻子圓圓地朝天，嘴唇厚得像牛排一樣。在他那很髒的顏面上面，刻着些和用刀刻着一般的深縐。

他好像是五十歲光景，額角很小，眉毛像女人一樣的下垂。

欣治穿過地畝，想要到渡場去的時候，他正蹲在地上，用石頭在敲農具的一頭。

他聽見欣治的足音，吃了一驚立起身來。

這一瞬間，小而光的眼睛向欣治望着，從他臉上崩出一種像哭一般的笑容。

『天氣壞得很啊！』他稍稍帶吃地用低聲說

。

『你真勤勉呀！』欣治立定了說。但是他的音聲，好像不會走進農人的耳官，他從新好像要將臉部埋進泥裏去一般的蹲着做工。

『完全和素描一樣！』欣治心裏想。但是從畫上所不會感到的強烈的感覺，從他的臉上感得了。他莫名其妙地興奮起來，一路向渡場走去。

第四天是滿天蔚藍的晴天。

他因為可以和姑娘相會，高興得像狂人一般地跑回了自己的小屋。

八

交了夏季之後，歡樂的密會每天地繼續着。

樹林裏面非常靜寂，而且風涼。

他將她抱在手裏，用手去解她的細帶，她笑着用手來攔，不知不覺的帶子的結頭鬆了開來。

她用溫柔的眼色罵他，立了起來。

她逃，他追。在林中追了一轉仍舊回到原

處的時候，她因熱脫去了她自己的衣服。

熱的頰和熱的頰接觸，被汗打濕了的女人的頭髮披在男子的頸上。



到 A 町去的時候，他爲下將棋的原故，遲了一點鐘到林子裏去，那時候她已經不在了。

在!!!地上，堆着一大堆捏得很碎的松葉，他用腳將牠踢開，裏面露出了一個紙包，他好奇地將牠拿起來。

他吃了一驚，將手放開，從紙包裏面的點心裏，跳出了一只青蛙。他茫然地看着落在地上的點心，這是附近買不到的上等點心。他覺得失望，坐在地上將這一個點心吃了。

第二天，他等了她三十分鐘。

她好像很生氣一般的走來，但是和他並着坐下來之後，就忍不住笑了出來。

兩人鬧了，但一會子又講了和。

『這樣好的點心從那裏買來的呢？』他望着稍稍離開的她問。

『爸爸給我的，』

『爸爸什麼地方來的呢？』

『地主給他的呢。』

『爸爸每天到地主那裏去的嗎？』

『……………』

『地主住在什麼地方？』

『這種事情我是不知道的。』

她立刻放下臉來，似乎很苦痛的樣子。此後，什麼說話都不說，和他分別的時候也不像從前一樣的屢次回轉頭來。

到了九月中間，圖書編輯公司通知他說，公司因為負債的關係解散了。

這一天，他將她放着不管，獨自一個焦燥。他睡在凹地上面，看着她在林子裏飛跑，聽着她唱歌和裝鳥叫的聲浪。

他的心覺得非常暗淡。從明天起的生活，是沒有一分把握的了。

朋友沒有一個不窮。一個月光景的債，或許可以借到，但是借了別人的錢而在和平的村

裏享用戀愛，却又似乎有點不行。

恐慌又支配了他的全身，他覺得又非到都會當中去不可了。他在頭腦裏面想像種種的職業，但是好的職業却一個都沒有。

她捧了一大把樹枝樹葉回到他的身邊。將他的脚拿開，用手將泥土弄平，就在那裏插了四根柱子。

他茫然地向她望着。

看着她的那種高興的樣子，他的心裏反對地覺得陰慘起來。

她從袋裏拿出黑的線來，常常從下面用狡猾的笑眼望着他，一面繼續她自己的工作。

不一會，她用樹枝造好了一間貧弱的房子，用樹葉鋪在下面，當作席子。

『造了這種東西，打算怎樣？』他勉強裝出笑容來問。

『這是我的家呢。』她抬起了熱得緋紅的臉，眼睛睜得圓圓地說。

『你從今天起住在這裏了嗎？』

『是的，我是嫁到這家人家來的呢？』

『嫁給……』

『你的……，到了明天，我還要生小孩子呢。』她這樣說着，滿面堆着美麗的美容。

他吃了一驚。

他想：『終於這樣了嗎？』

暗雲渦卷起來，立刻照住了他的心靈。對於美麗而天真的她的容貌，好像不能對她正視的樣子。

他想要將臉旋轉，但是不能做到。

他想要裝出勉强的笑容，但也不能裝出。他祇好仰天睡了，用手遮住了臉部。

『你，怎麼樣了？』她忽然現出吃驚的樣子，一面說一面靠上他的身體。

『你的身體不舒服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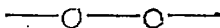
『不，沒有事，稍為有點頭痛。』

『我方纔說的都是假話呢，我看見三四郎的女人生了兒子，所以我也想孩子了呢。』

『……………』

『你頭痛得這樣利害嗎？我到街上去給你買藥來好嗎？』她將他的兩手拿開，用自己的手按在他的額上，似乎很擔憂地凝視着他的顏面。

他的心漸漸的變為傷感。覺得自己的心術卑鄙。他張着眼睛來呆呆地對她望着，突然像發狂一般的將她抱住。



第二日第三日，他都抱着不安的心情和女的相會。但是總覺得不能和從前一樣地安心地委身於歡會，一種妨礙情熱的東西，不時地對他襲擊。

『我非對她說明不可！』他屢次這樣的想。在她的眼睛裏面，也發生了一種懷疑的顏色了。

他笑着看她，弄她的頭髮在她的紅唇上接唇，但是她却像啞子一樣的不響。反對地，當她很高興地歡笑談話的時候，他的臉上漸漸地為暗雲所照。

在第三天。

他想今天總非對她說明不可了。於是比平常早一點到林子裏去，但是等了兩點鐘，她終於不來。他茫然自失地走下了斜面。

在竹笆裏面火鷄依舊悠悠不迫地走着。他和平常一樣地敲着竹笆叫她，但是她終於沒有答應。

突然發生了一種振翼的高聲，從前被他打傷過的一只最大的火鷄，逆豎了後尾來和他挑戰。

他看了一眼火鷄，仍舊用手杖敲笆，但是依然沒有結果。他覺得失望，用寂寞的眼光望着紅紅地縶着的那只火鷄的醜臉。

火鷄還是悠然地在前面向左向右地走着。牠的神氣好像在說：

『我能饒你嗎？這種事情我很清楚，你是我的主人和我的切齒仇人。』

他對於那種火鷄的眼睛，覺得不能久看，他離看了竹笆，向屋子方面走去。

『常姐！……』他在離開門口兩三尺的地立定，用低聲呼喚。

『常姐！』

但是沒有回答。他走近了門，向裏面望了一望祇有一點微光的暗黑而污穢的屋子。一陣惡臭撲進了他的鼻官，他再用更低的聲音叫喚。

好像有些什麼吸力一般的他蹣跚地走進了屋裏。暫時立了一下，覺得眼睛非閉不可了。很大的蒼蠅，在他臉上撞了一下飛出窗外，他吃一驚，又將閉了的眼睛張開。

在泥地上面，亂鋪着稻草。在角子上靠着一張破舊的紙門，旁邊亂丟着農具，草鞋和一件已經粉破的工服。

天花板和牆壁都被煤烟燻得墨黑。蜘蛛的網兒，像襁褓一般的掛着，可以使呼吸停止一般的臭氣壓住了他的胸口，他走到了爐子旁邊。

鋪着蓆子一般的東西那間房間，醜醜得像

豬窩一樣。爐子上面，放着一只大鍋，旁邊祇有一只沒有嘴巴的土瓶。在盤子盛着的土色麵醬上面，蒼蠅停得發黑。

他打了一個寒噤，用手去驅蒼蠅。

『豬狗都不如的生活！』他放着陰暗的臉，獨自地說着。惡臭和熱氣，差不多令他窒息。他好像可以在眼睛前面看見在黑暗的深淵呻吟着的人類的狀況。再也不能耐了，他巴不得早一刻逃避出去。

但是奇妙的反抗心，留住了他的腳步。他的眼睛，想要看一看高級人類所做的一切罪業，慘虐，和掠奪。

他很高興走遍了室內各處，不論什麼地方都掩着煤灰和蜘蛛網，祇是在鍋鈎上面，倒掛着蘿蔔的葉和燒好了的池魚。眼睛向上看的時候，好像會有一塊塊的灰塵落下來的樣子。

但是祇有這一點，對於他斜曲的心理，似乎不能滿足了，他信着腳步走去，想要從紙壁的洞裏，望一望緊閉着的鄰室。——

忽然，他被一種粗暴的力量倒拖了轉來，跌跌了幾步，方纔立定。他吃了一驚，張開眼睛去看，她的父親放下了凶暴的臉貌，直立在他的前面。

九

『默狂人的兒子，默狂人的孫女！』從那一天起，欣治不斷地反覆這兩句話，在室內彷徨。

外面靜悄悄地下雨。

廣大的池沼，完全黑暗，從葦草裏面，常常可以聽到水鳥的啼聲。

從紙壁洞裏所窺見的鄰室情景，清清楚楚地留在他的眼底。三面都是泥牆，狹小，污穢，難堪的房間裏面，一張席子都沒有。在地板上面，用稻草鋪着兩個鋪位，在稻草上面，鋪着一方用黑色襪襪綴成的被單，和一條好像數年不曾吸收過光線的堅硬的薄被。一個鋪位上，連這些東西都沒有。

這是何等悲慘的生活！

父傳給子，子傳給孫，他們是幾百年之間耕着同一土地的，他們耕作所得的作物，養活了幾百個人的生命，但是他們自己得着些什麼呢？分裂了的心，頹廢了的肉，久遠的鐵鎖和貧困！

一切都明白了，她的強情和憂鬱，他也能夠知道了。她不肯到自己的小屋來，這是很當然的事情。

他的心裏充滿了悔恨，他想要俯伏在她和她的父親前面請罪，他也想起了許多使她難堪的說話。

『我是應該被她父親打的！』

他想起了舉起了拳頭又放了下去當時的她父親的相貌，他是含着哭一般的微笑！他剩下了欣治，低着頭走了出去。

他完全像失了神一樣地在陰暗的地房裏立了一會，好容易吐了一口氣，也垂着頭走出了她的屋子。

這是好像吃了一口滾湯一般的苦痛和煩悶

！他沿着池沼走向自己屋子的時候，好幾次想要將自己的頭撞到泥土裏去。

從鄰家發出一種鈍重的杵聲，葦草裏面，水鳥又在啼叫。

『那時候，她父親爲什麼不打我呢？』

他瘦長的影子映在三面的壁上，依然在室內不斷地彷徨。

『假使用他那粗暴而有力的拳頭用力打我一下，那麼我醜陋的醜行，或許可以減少些罪惡。假使那種疼痛還剩到現在，那麼我的心靈或許可以輕鬆一點，他爲什麼將舉起了的拳頭又放下了呢？他的那種哭一般的微笑，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明瞭的理由，他還不能了解，但是那一瞬間在他微笑裏面所表示的悲傷悽慘的感情，他却已經充分地感得了。

『或許，他已經知道了我和他女兒的關係了呢。』

在陰暗的燈光之下，他的自己頭腦裏描寫

出一幅父親和女兒對着爐火默默地對坐着的情景。

女兒因為父親的沉默而想到了自己，父親因為女兒的沉默和憂愁，而想到了自身。女兒想：『父親已經知道了吧，』父親想『女兒已經被他拋棄了。』他們的想像對手，就是住在歇狂了的威父住過的那間小屋子裏的都會青年。

欣治的空想，從他們兩個人的沉默移轉到戶外。在竹笆裏面，雖則是陰雨的晚上，幾只火鷄還是逆豎着尾巴在裏悠悠地慢走。這種醜惡難看的姿態，對於為苦惱所疲倦的心靈給以微微的一點安慰。最初就憎惡的火鷄，在此刻倒忽然覺得可愛起來。

突然，他聽見有人叫他，立了起來。他懷疑着自己的聽覺。

『欣君！』從雨聲裏面又聽見了這種呼聲，這是顫動着的女子聲音。

他吃了一驚跑近窗子，但是看不見牠的所在。

『欣君！是我呢！』

他忽忽地開窗祇見將身體像守宮一樣地吸在窗子旁邊的板門上面，在雨中茫然地站着。

她完全不同了。

他不問她什麼，她總是不答，始終俯着頭好像怕些什麼的樣子。欣治用手從她背後解開了她的帶子，脫下了被雨打濕的衣服，替她穿上了自己的單衣。用手巾替她揩手和頭頸，一面不斷地問她：『什麼了？』和『你來做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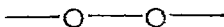
和平常一樣的頑強和自負，這時候什麼都沒有了。她一聲不響地將身體交給了欣治，當他替她換衣服的時候，臉上紅得和小姑娘一樣。

息了一會，她稍稍微笑起來。但是啞了一般的嘴巴，還是一言不發，她祇是帶着傷感的眼色，低頭微笑。欣治用自己的膝部托住了她，獨自一個說話。

後來，終於連他都不開口了，他以為她是

在享樂自己的強情，但是在她臉上，已經沒有了哀愁的顏色。她正像在鞦韆架上的少女一樣地將全身坐在他的膝上，似乎很稀奇地望着窗帷壁畫和房子全體。有時候也抬起頭來看看上面的燈盞。

兩個人總是沒有說話，這是因為多說一句說話便可以使他自已陷於窮地的原故。他很快樂地望着漸漸地變成快樂的她的顏面，『她為什麼突然跑來？』和『非和她分離不可』的種種陰影，不知不覺地完全忘却。



遠遠地好像可以聽到槍聲，同時，好像離開了槍口的子彈，像小鳥一般的一直綫向自己飛來。這是很歡喜的眺望。他伸起身體來用右手接住了這個子彈。

溫暖而快樂的東西，從右手傳來，全身陷於甜蜜的陶醉。他將頭頸稍稍旋向右方，女人的溫暖的頭髮氣味，撲進了他的鼻子。

淡紫色的曙光，穿過窗帷照了進來。兩人

概是完全晴了，麻雀在屋頂上面很快活叫着。

他將右手縮了一點轉來，將身體稍稍旋轉。她什麼都不知道他睡着。

這是低聲而可愛的鼾聲。每一次呼吸，她小小的鼻子微微的張動。眼瞼下面還剩着淚痕，大概是昨晚上哭了之後就睡着的。

昨晚上睡了之後，她稍稍的開起口來，將顏面的一半躲在棉被裏面，用很低的聲音和他對談。

她對他說沒有預期一般的怨言和怒罵。對於離別的事情和到了東京之後的生活問題之類，問得很少。這一個短時間之內的兩人生活，好像十年間的快樂生活一般的，一件一件地回憶出來，作為談話的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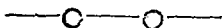
他們談了永遠不相忘記的事情和幸福地永生的事情。但是說了這些說話之後，兩人一個都不再說話，她就開始了咽咽的哭泣。

外面是在下雨。

很遠地第一遍鷄聲響了。

他溫存地抱住了她，她的肩頭不住的聳動，完全像小孩子一般的啜泣起來。

他一點法子都沒有，祇好裝着陰鬱的臉色，聽着她的悲泣。全身感着她溫暖的微動，一面想起了成爲默狂的她的祖父，貧苦的家境，她的父親，一日日地窮困起來的她們父女的生活。



她一覺醒來，睜着眼睛向周圍望了一遍。當她看見了在桌上前面預備貧苦的紀念物的欣治，不覺紅了臉兒微笑起來。

不久，兩人都走出了小屋。

她回頭對小屋望了一下，深深地歎息，抬起頭來望着欣治好像要和他說話的樣子。但是他却總是避開了她的悲傷的視線。爲着她的原故，他不願向她去問她祖父的秘密。

林子裏因爲上一天下雨，所以潮濕得很，小鳥兒都是唧唧地叫着。

兩個人都赤着腳，他也不聽她的阻止，終於赤了腳走來。

被雨打濕的草兒觸在腳上，覺得非常有趣。他常用一歪的腳去踏她。兩個人低頭看着重疊着兩腳，常常發出寂寞的微笑，或者互相擁抱。女的腳黑而且大，男的瘦而很白。

在每天會合的地方兩人分別了，她一次跑了轉來，但是第二次卻不成功了，因為她在担心她父親生氣的原故。

在第二次分別的時候，她哭了出來。她企圖不將眼淚給他看見，所以忽忽忙忙地旋轉身子像狂人一般的跑下了斜面。

第二天，欣治離開了這個可愛的村子。

十

恢復了的健康和靈魂，立刻都喪失了。

平和，幸福，戀愛，一切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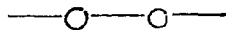
在都會裏，連太陽都是冷酷的。

他在殘暑裏喘着，爲着求職而走遍了廣大的都會。三個月之後的十二月上旬，方纔找到

了一個M報館社會部記者的職分。

冒着冷雨到報館裏去，在赤裸裸的紅磚頭包圍着的會客室裏等了許久。一會子，身材短小而似乎很伶俐的編輯長出來。從他薄薄的嘴唇裏說出『每月薪水三十五圓暫時請你幫忙』的時候，他好像茫然自失的樣子。

但是，從乞丐一般的生活裏雖則救了出來，結果心靈上所受的重荷却不斷地增加起來。和現今一切的生活一樣，新聞記者的生活實在是和出賣貞操的妓女生活毫無兩樣。黑色的魔手，佈滿了人類呼吸的一切地域，受着這種魔手的操縱，人們帶喘地在經歷他每天的生活。就職不到十天，他又覺得對於這種職業的絕望。



這是冷澈肌骨的日子。

他的運氣比誰更壞！欣治受了部長的命令，派他到一家和報館有特別關係的富豪家裏去，探訪這一天晚上在富豪邸宅裏舉行的聖誕節

夜宴的記事。

傲慢多嘴，好像是律師出身一般的一個年青幹事，將當脫出席的重要的來客，宴會模樣，酒菜特色等項，大略地講給他聽了之後，他便起身到富豪邸宅去。

從很大的正門像吐出來一般的走出外面的他，接觸了外氣便冷得濼濼地發抖。刺入肌膚的烈風，發着怒號向他正面吹來。行燈禰子（日本袴）被風吹了起來，遮住了他顏面的下半。當他仰視着那所像皇宮一般聳立的壯大邸宅的時候，方纔回復了自己的心地。

『這是何等寒酸的樣子！』他皺着眉頭像呻吟一般的獨語。窮苦的他連大衣都沒有，銘仙（布名）的夾衣被汗和油弄得發亮。

襤褸不堪的半毛裙子，像草鞋一般低的木屐，用墨水來塗蓋了破洞的襪子，……身上所穿的一切，沒有一樣覺得滿意。將混身衣服脫下來，也及不到邸宅上面的一張瓦片，——他這樣想的時候，覺得對於連乞丐都不如的自己

，非嘲笑不可了。

迎着冷風走進去的時候，他的心好像軟鐵一般的彎曲起來。他的心裏，充滿了對於自己的職業和職務的嘲笑。

一切都是愚劣！自己的生活，比幫閒更加不如。對於不滿意的人，也非低頭諂笑不可！所得的結果是什麼呢？這個記事有什麼用處？和自己的生活有什麼交涉？對於大多數的讀者能夠給以慰藉和利益的嗎？這不是用美麗的詞句來裝飾和民衆生活全無交涉的，全無意味的浪費嗎！

欣治想起了那個傲慢的年輕幹事對他所講的大臣富豪和名士的名字，不覺打了一個寒噤。在照相上所看見過的他們的容貌，一個一個的浮上心來。和咒咀相似的感情，在他的心裏燃燒。

『一只羊，一百小牛肉，二十只火鷄，五十瓶香檳酒……』

這許多的酒菜，是在一晚之內消費到他們

肚子裏去的。這是何等豪奢的酒宴！何等豪奢的腸腑！他們的肚子或許是用鐵做成的。

但是，大多數的百姓對於聖誕宴會有些什麼意味呢？這不過是一種屈辱！他們是連一塊肉一片麵包都不能滿足地享受的。

『……二十只火鷄，曉得了嗎？二十只呢，還有五十瓶的香檳酒……』幹事很得意地說下去的時候，他在原稿紙上寫着的鉛筆突然停止了，抬起頭來，似乎很吃驚的樣子。

『火鷄？……』他獨自說。

『對，二十只火鷄，還有五十瓶……』

『火鷄，二十只的火鷄。……』他吃了一驚，再獨自說了一遍。鄉下人的欣洽，到今天方纔知道聖誕節的宴會上是一定要用火鷄的。

關於他的職業，他差不多完全忘記了。他想起了三個月之前的心嚮的生活，幹事對他的雄辯，一點都不會入耳。他茫然的動着鉛筆，繼續地在回想那可愛的姑娘和舊知的火鷄。

回到館裏，從新對着了稿紙，但是對於描

寫這件記事的興味和誘惑，已經完全沒有。

但是這一篇記事是和平常的三面記事不同，非盡量地用華奢和有趣的文章來描寫不可的。

他非尋找多數美麗的詞句不可，對於自己所看見的豪奢生活，更非自在地空想不可，——這是最窮的人類對於最富的人類生活的空想。

在他，這是一種不可忍受的痛苦。即使是爲着麵包而勞動的暫時的時間，但是在這一部分時間之內，他是非驅逐了自己頭腦裏的聖火而裝入和自己生活完全不同而最值得咀咒的空想。不可了！他全身都感到了自己的靈魂被黃金收買了的屈辱。

『寫得很有趣呢！』

當部長這樣說的時候，他好像自己臉上被唾了一口唾沫。他紅了臉孔跳進工場，就是這樣的不經編輯室而走出了報館。



街路被黃昏的暮色遮蔽了，晚間的燈火在店頭排列，但是好像是怕冷一般的在那裏戰抖。有時候寒冷的砂塵吹得很高，雖則還在傍晚，路上的行人已經很少。

欣治冷得發抖，在人形町乘了電車，他聳着肩膀立在人家不很注意的靠近車掌台的角上。

因為寒冷和這一天工作的不快，他的心裏覺得非常沮喪。各種回想，像潮水一般的一陣陣地推上心來。他想到了故鄉溫暖的爐火，很想丟了職業跑回家去。又想跑進酒店裏去喝些熱的燒酒，當做對於聖誕宴會的咀咒。

他想起了傲慢的幹事的顏面，想起了意外多量的酒菜，——羊牛，火鷄，香檳，葡萄酒。喜色滿臉的男子，裝扮得像人形一般的女子，都在他的眼前浮動，但是一瞬間之後，他又想起了三個月之前的鄉間生活。

在御徒町他應得換車，但是電車老是不來。起初冒着寒風立在紅柱子下面，但是後來覺

得當不住而退進了街道裏面。他好像從身體吸在壁上一般的站在一家咖啡店的門口。

周圍已經薄暗了，在這種暮色裏面，人們似乎很忙的在那裏活動。燒肉的香氣，吹進了他的鼻子。

『來了，來了！』他好像聽見了這種呼聲，立刻從咖啡店門口走出幾步，向右邊一望，但是依然沒有電車的影子。

他覺得失望，正要想回到原來的地方，突然在他同方四五家前面的鷄肉店裏，聽見了尖銳而發音清楚的江戶方言。望那面一看，祇見鷄店門口站着五六個路人，於是他信步望那裏走去。當他對這些人仔細一看的時候，他心臟的鼓動，好像突然停止了一樣。他排開了路人走近店前，在那裏戰戰慄慄地站着的却就是她和她的父親。

一瞬間之後，他就立在他們的前面，他說了些什麼，自己全不知道。她的顏色驟變，眼睛睜得很圓，嘴唇微微的抽動，一會子就從眼

睛裏落下了許多眼淚。

一小時之後，他們三人一同走進了上野車站附近的一家小酒館裏。

欣治已經吃得很醉，他覺得愉快得不堪。這是可以補償他一天的不快的愉快，可以補償他自當新聞記者以來最大的不快的愉快。

『今天方纔知道了新聞記者的好處！』他心裏還是在反覆着同樣的事情。

他一杯杯的痛飲，溫暖的醺意支配了他的全身。眼睛裏發出了情熱的光輝，他想起了一小時之前拿出了新聞記者的名片和鷄店主人挑戰的那種惡漢們的態度。——於是心裏愈加覺得高興起來。

『我是！我是已經是一個十足的惡漢了！』

她的父親也因為歡喜而非常興奮，起初總是笑着不響，吃了些酒之後，他的說話也漸漸的荒暴起來。他在樓下也可以聽見的高聲痛罵東京人的狡猾，從口袋裏拿出鷄店裏的定貨單來，用他那只骨格很大的手在上面敲着，反覆

了好幾次同樣的說話。

『……你看，這不是好好的寫着定價的嗎？算什麼呢，說火鷄的腳跛了，說拿起翼翅來看都狠瘦了，老實說，他想欺負我們老實人。我，假使你不來，要損失十來塊錢呢。他們是全靠欺負鄉下人纔能賺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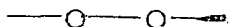
『爸爸……』

她恐怕她父親的說話荒暴起來，所以連忙用說話來攔阻，於是，她父親便立刻將說話嚥了下去。她望着欣治的顏面，似乎很高興地笑着。

真是快樂的集會！男子們陶醉於酒味，拚命地說都會人的壞話。她好像覺得乏味的樣子，微笑着聽他們的談話。當她父親的聲音太響的時候，她便皺着眉頭，用手去扯他棉襖的袖子。

欣治好像覺得重新回到了人間的生活。他在說話的每個段落，總是望着美麗的她。她一點都沒有改變，倆人的眼綫相會的時候，不期

然的嫣然微笑。



送了他們回去之後，他走出了上野車站，他的宿所是在谷中。他很高興地逆着寒冷的北風，穿過了黑暗的公園樹林。

現在，他的心裏充滿了寂寞，在數十分鐘之前的歡樂，早已飛也似的過去。不堪孤獨的寂寞，壓住了他的心靈。

他想念着她，切切地想念着她。

他想起了在月台上的暫時間的握手，想起了火車開動時候的那雙凝視着的美眼。但是，愈是這樣切想，他的心靈愈覺得陷於悲傷。

他一面在黑暗的樹林裏走，一面想起了他們父女回去的那間池邊之家。——突然，他的想像被黑漆一般的東西所攪亂了，他想起了已經被殺了的火鷄。

他好像吃驚一般的突然立定。歎了一口長氣，獨自地說：

『我唯一的朋友被殺掉了！』

冷風吹在樹上發響，落葉一片片地落在地上；從那風吹去的方面，遠遠地可以聽到熱鬧的管絃聲響，他將醉眼望着那方。

他從樹叢裏面，望見了光亮的酒館的紅色窗子，熱鬧的管絃樂，是從這家紅色窗子裏流出來的。

他像石像一般的立着，凝視着這扇紅窗。他想起了像春天一般濕和的異香浮動的大廳。在這間大廳裏面，一定是有許多幸福的紳士淑女，在那裏按着管絃的節奏，陶醉在酣歌暢舞的當中！

這是何等幸福的生活！當他們疲於歡樂的時候，他們大概是圍着食卓，喜笑言開的在開他們的香檳酒吧。

欣治還是望着這扇紅的窗子，他又想起了被殺了的火鷄。同時，燒成褐色的火鷄肉片，好像要燒炙他的眼睛一般的映了出來。

在他的心裏，突然捲起了一種狂暴的憎惡，他的眼睛好像要發出火來，他握着拳頭，向

在黑暗的森林發出了尖銳的呼聲。

『××！……××！！』

一九二三，四，三〇日。

夢

——獻給貧苦的孩子們

—

窮苦的百姓人家。

室內一點裝飾都沒有，在擱板上祇放着一只鬧鐘，小姑娘在板牀上面睡着。外面是美麗的月夜，蒼白的光輝，射進窗裏，樹影子在壁上跳舞，不時可以聽見夜鶯的鳴聲。

暫時，外面有人敲門，好像受了這種聲音的命令一般的，擱板上的鬧鐘唱出優

婉的鳴聲。

小姑娘驚了醒來。

小姑娘 啊，天已經亮了嗎？我好像睡了沒有好一會呢，喂！喂！喜歡多說話的鬧鐘先生，你真的報時呢，還是和我玩呢！

小姑娘很高興地起來，穿了鞋子，開開窗來望着外面。

小姑娘 呀！真好看的月夜！森林和河水都變成銀色了！啊！那塊廣大的牧場上有許多影子在那裏動，這是什麼呢？大概不是羊，啊，或許祖母說過的睡着的人的靈魂，走出了眠牀在牧場裏集合呢。

那麼，爸爸媽媽和祖母的靈魂也在那裏嗎？那麼我的靈魂什麼了呢？逃回來了嗎？是的，一定是愛玩的鬧鐘怕冷靜，所以將我叫回來了。

這時候，外面有敲門的聲音。

小姑娘 是媽媽？(走近們邊)是誰？

妖 婆 是我呀。(在外面)

小姑娘 媽媽？

妖 婆 是我呢，我呢，快開門吧！

小姑娘 是那個呢？

這樣說着，她開了門，於是頭上戴着頭巾，穿紅色上衣和綠色膝襪的妖婆，拿着拐杖走了進來。

二

妖 婆 晚安！

小姑娘 唉，你是那一位？

妖 婆 我是住在森林裏的妖女婆婆呢。

小姑娘 啊！

妖 婆 何必這樣怕的，我討厭說謊的姑娘，但是很歡喜天真和老實的姑娘的呢。

小姑娘 但是，妖女的婆婆不是拿着魔法的洋燈的嗎？使街上火燒和使小孩子們火傷，都是你做的事情，是嗎？

妖 婆 呆話呆話，誰將這些假話告訴你的？

小姑娘 我的祖母，她對於從前的事情，什麼都知道呢。

妖 婆 我也是這樣想，年紀老的人眼睛壞了，什麼東西都看不清楚，所以將這些一直從前的古話來使你們相信的呢。

小姑娘 那麼婆婆，你來作甚呢？

妖 婆 什麼？——呆姑娘，你祇要問你自己就好了。

小姑娘 我什麼都不知道呢！

妖 婆 什麼，你自己叫了我，還說不知道？

小姑娘 我，我叫過了嗎？

妖 婆 你，昨天晚上不是拚命的叫我嗎？差不多像討債一般地。啊，當你讀着那本很髒了的青書面的詩集的時候，你不是靠在窗子上歎息了好一會嗎？你在那時候叫我的呢。但是，可惜我昨天晚上非常忙，無論如何也沒有工夫到你這裏來，我又要到被男人丟了的舞女那裏去，又要到沒有母親的少年那裏。

去。

小姑娘 但是，那些地方不是上帝去的嗎？

妖 婆 上帝？——你還相信這種事情嗎？上帝已經老得很，現在連路都走不動了呢。

啊啊！人類的世界上爲什麼有這許多悲傷和不快的事情呢？一直從前，是決沒有這種事情的，那時候的人類，都是互相幫助，互相愛護，都是快快活活的過日子的那時候，我們祇在什麼童話裏用一用，什麼事情都沒有，有時候在晚上一點事都沒有。但是現在什麼樣呢？一點空工夫都沒有，那些窮苦人家裏，在冷天連一顆紅的火都沒有呢。

小姑娘 老婆婆你不到有錢人家裏去的嗎？

妖 婆 有錢人家裏祇有惡魔纔去呢，惡魔會得奉承啊！我因爲祇會說真話，所以有錢人都討厭我呢。

小姑娘 老婆婆今晚上沒有事？

妖 婆 今晚上空呢，所以一直到你這裏來了，像你一樣天真的小姑娘，我最歡喜呢。

小姑娘 但是，我不知道和你說些什麼好呢。

妖 婆 這種，什麼都不妨的，你心裏的事情我一切都知道的。你今朝早上在床上也聽見了牧場裏吹着的角笛嗎？

小姑娘 麼，我最歡喜聽着這種優婉的聲音在床上空想呢。

妖 婆 你真是老實呀！

小姑娘 那個角笛比你的洋燈還要有力呢，聽着那種聲音，我的靈魂不知不覺的會像風一般的飛出了窗子，到那塊廣大而和平的牧場裏去的呢。

妖 婆 那是，那角笛在叫你呢，

小姑娘 哦，在叫我嗎？

妖 婆 是的，那種，優雅的歌曲，就是那個牧童的心呢，當你睡熟了不到牧場裏的時候，那個牧童的心便會偷偷地和

清爽的清晨空氣一起走進你的眠床的呢。

小姑娘 啊！——婆婆爲什麼說這些下流話呢？

妖 婆 下流？——你不好相信這種說話的呢，大人們說着這種說話，常常將清淨的東西都弄髒了呢。

啊！你聽見那種笛聲，你常常緊緊地抱住你自己的心的，是嗎？你爲什麼抱住呢？那時候你的小手能夠聽見些什麼呢？突！突！地好溪水的聲音，是嗎？你知道那個牧童的名字嗎？

小姑娘 屢，我知道的，在牧場裏談過幾次天呢。

妖 婆 你們說些什麼話呢？

小姑娘 我們談些牧場的事情，羊的事情，還有說說些什麼，我忘記了呢。

妖 婆 但是，有一樣總不會忘記嗎？

小姑娘 什麼？

妖 婆 他的那雙棕色而光亮的眼睛呀！你從
他的眼睛裏聽見些什麼呢？

小姑娘 我不懂呀！

妖 婆 他在愛你呢，你也在……

小姑娘 ………

妖 婆 有什麼吃驚呢，那麼，你說不愛他嗎
？

小姑娘 我並沒什麼戀愛，祇是將他當做一個
好人呢。

妖 婆 很會說謊呢，但是，這是不緊要的，
現在什麼都曉得了，你不想見見他嗎
？

小姑娘 ………

妖 婆 啊喲，臉孔這樣地紅了起了，這是你
的回答呢。曉得了，我給你叫他來吧
。

妖婆用拐杖在空中畫一三角形，同時
在遠方可以聽見角笛的聲音。

小姑娘 啊！角笛響了！那人會來嗎？（從窗

外望) 從美麗的月光裏面可以聽見角
笛的聲音，但是那人却看不見呀！
這時候年輕的牧童推門進來。

三

牧 童 晚安！

小姑娘 (吃驚)啊！普比兒！

牧 童 席痕！你歡喜我來看你嗎？

小姑娘 我真歡喜呢，我真想看見你！

牧 童 我也和你一樣，自從和你分別之後，
我祇是想着你！

小姑娘 那麼，我們的希望達到了，啊！這裏
請坐！

兩人在靠近窗子的牀上坐下。

小姑娘 啊呀，你的衣服都打濕了，這是什麼
原故呢？

牧 童 啊喲，我也不知道呀！

妖 婆 不要緊這是月亮的光滲進去的。

小姑娘 普比兒！我每天早上都是你的角笛吹
醒的呢，聽了那種好聽的聲音，我的

眼睛，我的嘴唇，都會微笑的呢！這是何等的有趣！我想起了在蒼空下面波羣羊圍繞着的你，我總是想，不知你那時候在做什麼？

牧 童 我總是在想你呢。

小姑娘 那麼我們在戀愛嗎？

牧 童 是的，一定是戀愛呢，我第一眼看見你，就愛你了！不錯，那時候我的心裏，從你的全身聽見了一種世界上最溫柔的說話，聞到了一種世界上最甜蜜的芳香，從那時候起，我便不是一個人了！

小姑娘 (微微的歎息) 啊，我說些什麼好呢，說些什麼好呢？

牧 童 席痕！不說都不要緊呢，請你看我吧！

小姑娘 從你的眼睛裏，好像有些雲霞一般的東西要照住我了呢，我頭暈起來了。她用手來拂弄，但是她的手不知不覺

地握住了牧童的手。

小姑娘 普比兒，請你，請你將我……！

兩人擁包接吻，暫時，小姑娘好像吃驚一般的離開。

牧童 爲什麼？

小姑娘 好像有人來！

妖婆 什麼都沒有，樹上的小鳥在窠裏翻身呢。

小姑娘 (不安貌)我，我好像什麼都變過了的！

牧童 我也如此呢，接吻使我們都變化了，席痕！你看我的手臂，我的手以前除出吹笛之外沒有用處，現在這樣的大了起來，我的手，有力氣可以抱你了呢。

小姑娘 普比兒！我的心變化了你知不知道嗎？我的心不是和從前一樣的祇會得悲哀和歡喜，現在好像增加了些什麼了呢，現在一定漸漸的在增大起來呢，這是

愛嗎？不，不單是愛，一定另外還有些什麼呢。

妖 婆 蕊兒開了呢。

小姑娘 普比兒！我要完完全全的看你的身體呢，

牧童走下牀來立着，姑娘很歡喜地看着。

小姑娘 啊，你的身體何等的強壯，你的胸這樣闊，不論我怎樣胡亂地說，你都能容許我的嗎？

牧 童 席痕！我們已經不是兩個人了呢！

小姑娘 對啊，我們是一個呢，啊！什麼原故，我的眼睛不行了嗎，在我看來，好像你的眼睛嘴唇鼻子，什麼都變過了，啊喲！你的上衣都變過了呢，你幾時做了這樣的新衣裳？

牧 童 不，和從前的一樣呢，我沒有媽媽姊姊，誰都沒有的，那人家的女僕祇知道拍馬屁打瞞眊，罵人，對於我，什

麼都不管一管呢。

小姑娘 啊，你爲什麼說這種不高興的說話呢？我們的東西是不論什麼都變了新的了呢。

啊，脇下有點破了，那女僕真不行呀，但是，主人是這樣的一個老頑固，她也很可憐呢。從明天起，你的事情不論什麼我都可給你做呢，呀！再接再吻吧！（伸着手）

妖婆 普比兒！你已經非回去不行了，馬在做產，你的主人就要醒快了，他一定要叫你起來的呢，趕快回去，不然又要着打了！

牧童 席痕，再會吧！明天早上到牧場裏來，兩個人抓着羊耳朵玩吧。

小姑娘 再會！

兩人緊緊地擁抱接吻，妖婆將拐杖一揮，牧童從門口消去，小姑娘要看他，靠在窗口望着，但是什麼地方也沒有他的影

子。

四

小姑娘 妖婆！他回去爲什麼我看不見呢？

妖 婆 這種事情，除出月亮菩薩之外，還有誰知道呢？啊喲，你在哭嗎？真快啊！你已經知道悲傷了呢，知道了真真的悲傷了。

小姑娘 真真的悲傷？

妖 婆 對，這是人生的悲傷的初步呢，你以前的悲傷和快活，都不過是小孩子的兒戲呢。

小姑娘 那麼，從此之後我非大大的悲傷不可了嗎？

妖 婆 那是誰都沒有法子的事情。

小姑娘 我們要比從前更不幸嗎？

妖 婆 很遠的明天的事情，是誰都不知道的。

小姑娘 我不要緊呢，祇要和那人在一起，不論怎樣辛苦，我都能忍受呢。妖婆！

普比兒已經回到牀裏了嗎？

妖 婆 你不要再想他了，我們再做第二件事吧。

小姑娘 什麼事呢？

妖 婆 又要這樣呆問了，你應該一切都知道的。你今天早上起來之後做了些什麼事？

小姑娘 和祖母媽媽接了吻，就到前面的園裏去了。

妖 婆 不是嗎？園裏像娶新娘子一般的熱鬧着呢，你的耳朵不能聽見那種聲音嗎？

小姑娘 好像有人在密語，是誰啊？

妖 婆 今天早上和你接吻握手的那些花兒都醒了呢。

小姑娘 當真？(開窗一望)什麼都沒有呢。

妖 婆 從那裏是看不見的，你看着門口，現在打扮得齊齊整整的花精們就要舞進來了。

妖婆揮杖，忽然發出優美的音樂，同時五位花精帶舞帶跳的走了進來。小姑娘一時被這種美麗驚呆，但是不久就和她們一同跳舞起來。

五

舞完。

花精們 大姐！晚安！

一個個的用叮嚀的說話和她招呼，她因為她們叫她小姐，不覺吃了一驚，但是立刻鎮靜起來，用小姐般的說話來回答。

小姑娘 晚安，請進來！

薔 薇 我們每晚都在等你小姐的招待呢。

小姑娘 啊，對不住了，但是，我的家裏這樣窮，什麼東西都不能請你們。

薔 薇 不，我們什麼都不要吃，祇要到你小姐臉前來和你談談天呢。

小姑娘 啊，那麼我不招待你們的時候，也儘請過來就好了。

鬱金香 但是，我們不受招待是不能走動的呢

，月亮菩薩管得很嚴的。

小姑娘 這樣好看的人會這樣利害的嗎？

妖 婆 這不是月亮不好，討厭的東西都躲在人類心裏面呢。

小姑娘 這不要去管他了，假使不要請客的東西，那麼我每晚上都招待你們呢，大家來快快活活的唱歌和跳舞吧。

她走近薔薇身邊，和每天早上一樣地，在她花瓣上接吻。

小姑娘 你不論什麼時候都像女王一樣的端莊，你的姿態，好像太陽！

這樣說着，她想去撫弄她燦爛的衣裳，但是薔薇將身子微微退後。

薔 薇 小姐！我的身體是碰不得的，碰了你會受傷。

小姑娘 啊喲，你在晚上也拿着可怕的劍嗎？你因為這種原故，很受人家誤會呢。薔薇臉紅俯首，小姑娘看出了她的心事。

小姑娘 但是，我以為不要緊呢，拿劍的不一定都是壞人，我很能了解你的心的，因為你美麗，所以惡人們要做喪良心的事情，那些人是除出用劍之外沒有法子的。

小姑娘去走到旁邊去和鬱金香談話。

小姑娘 現在和你談談。(兩人合抱接吻)

小姑娘 (笑)啊啲你接吻的本事真好呢，真好像是嘴巴接觸了美酒一般，再加，像火一般熱的。啊啲，你的眼睛多少美麗！你一個一個的戀愛過去，你的心，是非燃燒得像你穿的衣服一般火紅不可的，呀，你一共認識了幾個男人了？

鬱金香被她說得很悲傷的樣子，望着她，在她美麗的眼睛，流出了珍珠般的眼淚。

小姑娘 啊啲，你生氣了嗎？請你恕了我吧！我因為太高興了，所以不當心說了這

些說話，我不是惡意的，請你不要生氣吧！我不是不知道你的心，你常常懊悔着，我也知道，你的心燒燃得像火一樣，什麼也不能阻止他，我也知道的。啊，不要難過了，我們再接吻吧。

兩人更熱烈地擁抱。

小姑娘走向連馨花去和她談天。

小姑娘 請教你的大名！

連馨花 我是連馨花。

小姑娘 我的花園裏有你在開着嗎？

連馨花 不，小姐！我生在到牧場去的路邊。啊，兩三天之前，小姐從牧場回來，你不是採了一朵連馨花嗎！那是我同住的姊姊，我真想來望望小姐呢。

小姑娘 啊，那時候的小妹妹現在已經這樣大了。你的清楚而高尚的衣服，何等的美麗呀！和優雅的你真相配呀。聽說月亮菩薩將你的母親叫到月宮裏去了

，你以為怎麼樣？我以為很不好，這是侮辱女性呢。

妖 婆 月亮也不好，但是她的母親也很放浪呢。

小姑娘 我將你的姊姊好好的夾在書裏呢，明天我告訴她吧，你的妹妹已經長得很漂亮了。（兩人相抱接吻。）

波斯菊 小姐，晚安！

小姑娘 晚安！波斯菊女士！你很高興呀！

波斯菊 不，小姐！那裏能夠高興呢，我很擔憂，我瘦小的身體，怕會折做兩段呢。

小姑娘 啊喲，那麼怎麼辦呢？但是你的說話裏面，藏着些歡喜的事情呢，不是有人向你求婚嗎？

波斯菊 啊喲，小姐真聰明！昨天住在教堂屋頂下面的雀兒向我求婚，但是我還不會明白回答他，他很能幹，樣子也不差，似乎是很好的，但是我怕他有點放

浪呢。而且他多說話，一天到晚說什麼上帝，我有時候很討厭他，所以現在正在決不定呢。

小姑娘 但是，你不是愛着霍先生嗎？

波斯菊 噯，兩年以前我們就相好了，但是…
…

小姑娘 那麼結了婚吧！放浪的去結了婚就會死的，我現在向你道喜：

兩人合抱。小姑娘向縮在旁邊的勿忘草談話。

小姑娘 尊姓？

勿忘草 我是長在園角上的勿忘草呢。

小姑娘 啊啊，你是勿忘草，我很歡喜你呢，我寂寞的時候總想着你的——你的聲音很低呀！

妖 婆 這位姑娘生着肺病呢，加上失了戀，所以她的生命恐怕不很長了。

小姑娘 那麼爲什麼不進病院呢？

妖 婆 病院厭窮人比厭肺病更利害呢。

- 小姑娘 你真可憐呀！我永久不忘記你，我明天來探你吧，探了你或許可以幸福些。
○啊，我們接吻吧。（兩人合抱接吻）
- 妖婆 好，大家分別吧，月亮因為你們回去得遲，早已在那裏生氣了呢。
- 小姑娘 再會，我們明天早上園裏會吧！
妖婆揮杖，奏樂的聲音起來，花兒們舞蹈，舞出門外。

六

- 小姑娘 婆婆！勿忘草真可憐，她真要死嗎？
- 妖婆 這種可憐相的說話，可以不必說了，死和活，都是一樣的，祇有名稱不同一點罷了。——已經是什麼時候了？
- 小姑娘 還早呢。
- 妖婆 你的鐘停着呢。
這時候，遠遠的可以聽見鷄鳴聲。
- 妖婆 啊喲，不得了，那是牧場裏的鷄聲，他比最好的鐘還準呢，那麼席痕，再會吧，事情還剩了許多，留到明天做

吧。

妖婆揮杖，同時，四周變成黑暗。

少時。

晨光從窗子裏射入，樹上的小鳥爭鳴
媽媽已經起來了吧。

「早安，好天氣啊！」這樣叫着，媽媽
在井邊打水。平和的牧笛聲，從牧場方面
傳來。窗子自己打開，朝晨的清風，吹進
窗來，小姑娘突然醒來。

同時，門外有人敲門，祖母的聲音可
聞。

祖 母 （在外面）席痕，天已亮了，天氣真好
呢。

小姑娘 啊，是誰？一定是妖女的婆婆呢。

涼風吹散了她的頭髮，她走下床來，
慢慢的走向窗口。

——幕靜靜的放下——

1928 7 15 初版

每冊實價大洋

版權所有

